

開明少年叢書

# 疾病圖書館

索非創作



獻給愛聽故事的朋友

## 序

我的母親死於霍亂。

當母親被霍亂的惡魔抓住的時候，我不在家，遠在一個不可知的地方；父親也不在家，他在另一個都市裏做生意；守在母親身邊的祇是一個年才十四歲的不懂事的妹妹。母親給病魔摔倒了，吐瀉交作，不懂事的妹妹還在鄰居嬉戲着哩。直到二房東發覺母親的病勢嚴重了，立刻灌痧藥水哪，括痧哪，喊剃頭司務來挑痧哪等等忙了一回，一面派專差去迎父親回來。等到父親趕到的時候，只來得及對看一眼，不曾說得一句話，母親的靈魂就被霍亂的惡魔帶走了。

3723

「如果母親、妹妹或者二房東能夠知道一點醫學常識的話，母親是決不會死的，」從父親的快信裏得知了母親的死耗的時候，我這樣想。

這是十一年前的事。當時的社會上根本還不大有人注意到民衆的生命的事，觀於當時的公共衛生的不普遍，就證實了。所以在當時是不容易發見把醫學常識灌輸給民衆的通俗讀物的，即使偶然發現一二種，也是枯燥得不能卒讀的。當然囉，老老實實的科學文章，怎麼能夠引得起一般民衆的閱讀興趣呢。從那時候起，我的心裏就盤算着自己編一些通俗的讀物出來。可是知易行難，我也一時想不出使科學的東西通俗化的方法來。蹉跎復蹉跎，這未了的心願，一直保留到現在。

\*  
寫成這本書的動機，是給西格里斯 (Henry S. Sigrist) 的人與醫學 (Man and Medicine) 引起的。

直到最近我才有機會讀到西格里斯的人與醫學，他的寫法非常好，他是用着通俗

的筆調把人、病人、病的徵象、病理、病因、醫療及醫生等等的歷史的經過以及科學的演進這些現代的最深奧的學理化爲通俗的富於興趣的故事，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專門名詞，卻一點不曾離開整個醫學的範圍。這樣的一本書，不單是一部難得的名作，並且是一部有功於社會的難得的通俗讀物。

一用一般文化做畫布，在那上面畫出醫學的全景來，——這是本書的計劃，可以說是前人不曾做過的嘗試。——西格里斯寫成了人與醫學以後這樣說。

我也想追隨着西格里斯的偉大的計劃，試試在一般文化的畫布上塗出一些醫學常識來。於是就寫成這冊疾病圖書館。

疾病圖書館裏只收容着一些法定傳染病的故事。雖然遠不如西格里斯的人與醫學的偉大，可是在中國，用這型式演出的醫學常識書，我自信這還是一個創舉。——我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從這個不像樣的册子的出世，會引出許許多多的給民衆獲得醫學常識的良好讀物來。

\*

十一年前的心願，從這本書的出版，總算是可以了卻一部份了，可是，父親和妹妹如今也都已經死去，不曾有機會讀牠，這是我的一生中的最大的遺憾！——雖然父親和妹妹並不死於傳染病。

一九三六，十二，一寫於樂居閣處。

法定傳染病篇





我的自傳	.....	一
芳的厄運	.....	二
一週的日記	.....	三
疾病圖書館	.....	五
幾封私信	.....	七
不好聽的故事	.....	九
不經見的電影	.....	一三
鬼城大會	.....	一三
急壞了爸爸媽媽	.....	一五
附錄一：法定傳染病概要	.....	一七
附錄二：國立同濟大學醫前期展覽會	.....	一八

# 我的自傳

——霍亂章

—  
讓我來自己介紹，我是「霍亂桿菌」。

我的形態像——且慢，讓我先來介紹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是蠅子。

蠅子的種類很多，常見的有家蠅，小家蠅，綠頭蠅，紅頭蠅，藍頭蠅，食肉蠅等等，但無論那一種類的蠅子，只要是蠅子，便都是我的朋友。

你願意認識我的朋友嗎？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我的朋友他不會像自以為高貴的紳士那樣擺臭架子，也不會像自命不凡的學者那樣睥睨一切，所以很容易認識他的。

你看吧，大頭腦，矮身材，行動大方，不事修飾，飛起來嗡嗡嗡嗡地不怕人家討厭的就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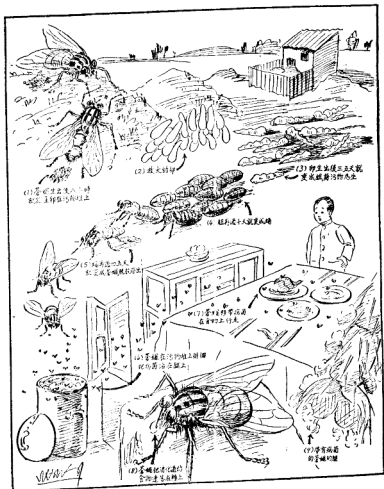
但是我的朋友，的形態並不是生來就是這樣的，他也像蚊蟲那樣要經過了四個時期才成就的。你要認識他，就得認識他的四個時期的全態。

他的四個時期是卵時期，蛆時期，蛹時期，蠅時期。

如果要研究蠅子的四個時期的形態，先得明白他的特性：他是酷愛臭味的，凡是腥穢的地方，都有他的蹤跡，他其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逐臭之徒，終他的一生，完全消磨在腥穢的氛圍裏。所以你想認識他的任何時期的形態，你只要到腥穢的地方去觀察，你立刻可以認出他了。——不過也得有個時期：你最好是在夏秋兩季裏去觀察，尤其是夏季，可以到處看到春天的後半個季節裏雖然也可以找得見，可是並不多，至於冬季則簡直深藏簡出了。

一個蠅子到了成熟的時候，便因了性行爲的結果，而開始產卵，最好的產房是廁所，





會有成千累萬的嫩白肥大的蛆蟲供你觀察而認識了。

蠕蠕活動着的蛆蟲，因了糞便穢物等等的營養，長大得非常迅速，僅僅經過十幾天，就度完了他的蛆時期，進而入於蛹時期了。

最初的蠅蛹是嫩黃色，漸漸變成紅棕色，終於變成了黑色，這過程是表明了自蛹成蠅的一定的途程。通常只要四五天就走完了他的途程。蛹的外殼是頗為堅實的，用以防護外來的侵害。他難在羣蛆中間，你得仔細找尋，才能夠觀察出來。

蛹經過了四五天至成熟以後，蛹殼便開始破裂，新鮮活潑的成蠅就從裂口那裏脫殼而出了。

一成爲蠅，只要生活過八九小時，便會有着生殖能力，而像他的父母一樣營起生殖工作來了。

告訴你，蠅子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的唯一的朋友，你現在應該明白而且已經認識了吧。

## 二

至於我，我已經說過，我是「霍亂桿菌」。

我的形態像一個標點符號，稍微帶一點弧形。我歡喜生活在人類的腸子裏，人類的腸子是我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終我的一生歡喜人類的腸子，可是在這點上，卻使我感到幻滅了。

我每次用盡方法，費盡氣力，攻進人類的腸子，想盤踞着永不退讓，可是人類的腸子太不懷好意了，不是立刻把我瀉了出來，便是讓我在腸子裏悶死。——這不知是腸子故意和我搗蛋呢，還是人類根本太不中用。



霍 亂 桿 菌



先讓我說一說我進入腸子以後人體所起的現象吧。

我要進到人類的腸子，必須先通過口腔、食管和胃，所以我的傳染經路是經口的，如果人類絕口不把我吃進去，我就無法進到人類的腸子裏去了。

我進到人類的腸子裏，是一件頗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不能夠自動地跑進去，必須依賴了食物做媒介；我先居留在食物上，於是就有機會隨着食物進入人體了。所以彷彿有點像作戰的情形一樣，第一要精通韜略，第二要知己知彼，第三要捉住機會。可是我怎麼會居留在食物上去的呢？老實說我是依靠着我的唯一的朋友蠅子——蠅子差不多做了我的急先鋒。

我的朋友的生活史，你是已經知道的了。當我的朋友成蠅以後，就飛集於糞便或穢物堆上，在那裏我便附着牠的腳上，牠的腳長滿了毛，這毛使我更容易附着。牠帶了我飛到各處，停留在水菓上，糖果上，以及各種各樣的食物上，於是所有的凡給蠅子停留過的水菓糖果食物等等的上面，都有了我的蹤跡。我是細小得不是肉眼所能觀測的，人類的

拙笨的眼睛如何能夠看得見我呢。當人類開始吃食的時候，我就自然而然地被吃進去了。

我除了蠅子做我有力的媒介以外，還有水做我的助手，河水井水等凡是飲用水，我都能夠藉了牠們進到類人的腸子裏去。——其實這是偶然的事，並不是我所預期着的，是霍亂患者吐瀉出來的穢物偶然混到水裏去所造成的偶然的事。

類人的胃是不容易通過的，胃裏有着很多的鹽酸。我最怕酸，就是千分之一的鹽酸也能夠立刻致我於死命哩。可是我雖然在強酸之下屢遭失敗，我卻不斷地進攻，事實上總有一次給我通過這討厭的胃的；因為有時候我會深藏在食物的裏層，避免給酸致死，有時候人的胃也會因為某種關係而使酸性減弱起來，變成沒有力量完全殺死我，那時候我就能夠不安地進到腸子裏去了。

一到腸子裏，那便是我的世界，我就橫衝直撞地活動起來。我進到腸子以後，依了人類的體質，給以半日乃至五日的潛伏期。這其間我在腸子裏滋生繁殖得非常迅速，不會

有人能夠想像到我的活動的情形。可是人類太不中用了，一度過了潛伏期，便突然發生起嘔吐和瀉痢來。吐出來的東西，起初有點食物殘渣，後來就只吐些水樣的液體；瀉出來的東西，起初還像稀糞，後來就完全瀉出灰白色的米泔樣的液體，而且發出一種特殊的氣味。這樣吐瀉發作起來，健壯的身體立刻瘦削下去，眼窩凹陷，鼻部尖聳，皮膚蒼白貧血，而且乾燥而失卻彈力，喉乾口渴，聲音嘶啞，四肢厥冷，手足拘攣。吐瀉到體內水分缺乏，血液濃厚，運行障礙，經過半日乃至二日終歸死亡。

人類真是太不中用了，經不起我的活動，我在腸子裏一經活動，人的生命就一命嗚呼了。——不，從另一方面說，人類也着實有點可惡，他簡直在尋我的開心，當我在腸子裏活動的時候，他就拚命地吐瀉起來，把留在胃裏還不會有機會進到腸子的我，完全吐了出來，把已經在腸子裏活動的我完全瀉了出來。這種舉動，在我簡直是一種侮辱，他在把我驅逐出境哩。吐瀉出來的水份，是他從身體各部調集攙來的蝦兵蟹將，我就被這些蝦兵蟹將們攙出人類的體外，那種特殊的氣味，就是我所發生的。

可是我也並不示弱，一方面無可奈何地被擠出體外，一方面還殘留在體內的我卻拼命地滋生繁殖，拼命地分泌毒素，盡力對抗，人體的水份究竟是有限的，所以每一次的鬥爭，常常是我勝利的，人類就不得不在我的面前屈伏下來，終歸死亡。雖然有時候我被蝦兵蟹將完全擠出而使人體得復安全，但這只是少數中的最少數。

我雖然在人類面前常常獲得榮耀的勝利，可是我也常常後悔，當一個人倒下來死亡的時候，我在他的腸子裏就無所用其活動，而他的腸子也就不再是我的安樂土了。

## 三

說起我的威震世界的史蹟，就是寫上一百本像聖經那樣厚的自敘傳，也是訴說不盡的。

且舉幾件大的來說吧。

我是自古就存在着的。我發蹟於印度一帶，因此有人疑心我是印度種，其實我那裏



混亂的傳染問題的爭論

是生長在印度，不過曾經最先在印度露過頭角罷了。

我最先盤踞在印度，印度的全地帶成了我的大本營。從一八一七年起，我的勢力就從亞洲侵入了歐洲，我流行在歐亞地帶，如入無人之境，造成了空前的世界第一大疫。其實這還是我的威震世界的預兆，不久，從一八二六年起，我以所向無敵的威力，蹂躪着全世界，造成了空前的世界第二次大疫。這一次大疫我施威佈政了足有十一年之久，滅族，屠城，甚於洪水，東狩西獵，南征北伐，沒有一個起來反抗，直到我自願休止的時候。

從此以後，我的足跡遍世界，換句話說，凡有人踏的地方，便有我的存在。

我第一次到中國

還遠在民國紀元前九

十一年（一八二〇）

的時候，那就是著名的

世界第一次大疫的時

期。自從我在印度得志

直到現在，這世界不知

道給我蹂躪過多少次，

單就中國而說吧，自從

一八二〇年起直到現

在，憑我的記憶計算起



1859年歐洲虎疫大流行的諷刺畫

來，大大小小，已經流行過四十六次。以前幾次的實際情形我記不清楚了，最近民國二十一年秋季的一次大疫，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自由自在地走遍了二十三個行省，侵襲了三百十二個大城，被我蹂躪的人數是有十萬以上，而倒在我的腳下的竟達三萬四千人。

丟開中國說別國：

一八五四年（民國前五十八年）英國倫敦市區的大疫，是我利用了井水的空前的成功。

一八九二年（民國前二十年）德國漢堡市區的大疫，是我利用了河水的空前的成功。

因為人類在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我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我怎麼會耀武揚威地不可一世，所以對於我的防護是一點沒有的。我暢遊着全世界，自東徂西，老實不客氣地如入無人之境。

換一句比較現代的話說，一八八三年以前是我的黃金時代。



發現霍亂菌的柯和

## 四

現在我在人類面前是已經倒霉了，完全走上了沒落之路哩。

一八八三年這世界上出現了一個柯和，他在顯微鏡下發見了我，立刻向全世界宣佈我的罪狀，證實我是殺滅人類的兇手。從此熱心救世的戰士們（醫學界）一齊起來向我進攻，於是我的秘密在他們面前完全無可掩飾地暴露出來了。他們發見我侵入人

體以後因而發現的症狀可以分做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潛伏期」，自我進入人體以後至發病的初期，僅現尋常的吐瀉，數小時乃至一日以後，即入第二期。第二個時期是「霍亂期」，這時期吐瀉得非常厲害，糞便成米泔樣，吐瀉物內有很多的我，一切的霍亂現象，都在這個時期裏





柯和氏所作最初的霍亂菌  
標本時為1884年6月26日

時期裏血中尿素漸漸減少，便能病狀轉佳，而期痊愈。

柯和和那些熱心救世的戰士們真有能耐，他們竟然完全洞悉了我的秘密，洞悉了人體因我而發生的種種現象，並且洞悉了我的進入人體的種種經路，於是我的唯一的朋友蠅子第一個倒霉，被人類認做最大的仇敵，全世界風起雲湧地舉行着滅蠅運動，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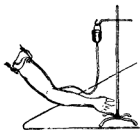
發生，特別是體溫低下，小便全無。第三個時期是「冷厥期」，在這時期裏，血液循環錯亂，血液稠厚，胃口全無，瀉痢反而停止，脈搏難以捫覺，沈眠若死。一般的霍亂患者，大都逃不過這個時期，如果耐得過，則病象漸漸轉佳，發見小便而轉入第四期。第四個時期是「霍亂傷寒期」，在這個時期裏，體溫略升，脈搏漸好，糞便漸如桃漿，小便含有蛋白質等，舌乾呆木，現出神經中毒的現象，有時全身皮膚發疹，一似傷寒，如果在這個

且嚴厲地實行起衛生來，相戒不食不潔的食物，不飲不沸的水，這樣一來，我就失卻了憑藉，而無所施其技了。

自從我的秘密被發覺了以後，自然我進入人體的機會少之又少，難而又難了。即使偶然找到一個機會進入人體而發作起來的時候，他們使用盡救護的方法，充分地加給水分，用生理食鹽水注入靜脈，使血液不致稠厚，利於運行，有時候並且還注入強心劑，以加增患者的心力，終於我在他們的有效的防護之下完全失敗了。

最可憐的是那些熱心救世的戰士們根據了免疫學

原理而發明霍亂菌苗的一件事。他們把我捕集攏來，一齊殺死，製成菌苗，一次兩次三次地注入健康的人體，使人體因了我的死體而發生力能抗我的免疫質，對於那些有了免疫質的人，即使我有機會侵入了，也是一籌莫展的。



注射鹽水

五

說一件近事吧：

一九三六年上海的防疫運動的完全成功，便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史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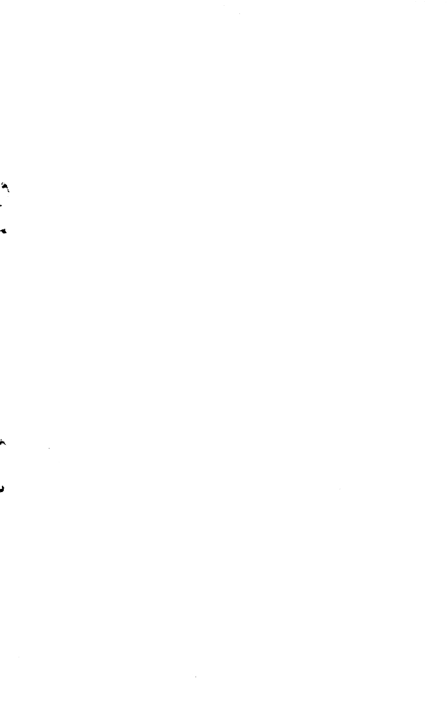


防 疫 注 射

我的流行，自始是有着周期性的，大約每隔四年，必得大大地活動一次。這個秘密，不知道怎麼給他們探知了，一九三六年又是我應該活動的時期，他們很早就一齊起來防疫，注意各市區的衛生設備，充分地供給平民以清潔的飲用水，並且從五月十五日起就開始普遍地注射霍亂菌苗。這裏一來，我就完全失卻活動的機會和能力，只好破例地退避三舍了。

這一年繁華的上海竟然完全平靜無事，不曾發現一個霍亂患者。

如果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像上海那樣厲行起防疫運動來，那末，我的末日立刻到了。



# 芳的厄運

——傷寒章

芳說她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頭脹脹地，流鼻涕，喉頭有點兒疼，四肢軟軟的，精神萎靡，老是想睡。這一天就在家裏休息，不會上公事房去。

第二天太陽已經高掛在天空，芳還是睡在牀上，不想起來，而且稍微有點發熱。

「一定是重傷風了，」這樣想時我給芳喫了兩片阿司匹靈。

芳病着已經三天了，阿司匹靈也已經喫了好幾次；可是熱度並沒有減退，反而增高一點。我心裏有點焦急，芳已經三天不上公事房了。

第四天的下午，一位朋友來訪問，他是懂得些醫道的。我把芳的病狀告訴他。他走到芳的牀前，從衣袋裏摸出檢溫器來，量了量芳的體溫，按了按脈搏，又捺了捺芳的肚腹。

「恐怕是傷寒吧，這倒要留心一點哩，」朋友的臉色變得莊重起來。

傷寒？我有點不敢相信。我們的飲食向來是很當心的，絕對沒有喫進傷寒菌的可能。在芳病的前一天，曾經帶她去赴過一個宴會，難道這個宴會就給她種下了病根嗎？不會的，同餐的有十個人，他們都沒有發病，而且我也還是好好的，並不會病。於是我就提出來和朋友討論從朋友的談論裏，知道同餐的人不一定個個喫下傷寒菌，而且即使喫了去，也不會馬上發病；傷寒是有着潛伏期的，從喫下了傷寒菌以後到發病的期間普通要經過七日至二十四日，最通常的潛伏期是十日至十四日。這樣說來，芳的病和那一次的宴會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了。

因了朋友的講述，我有點害怕起來，當天就用電話去請了素所熟知的朋友張醫生來給芳診察。

「我的朋友說她是傷寒症，你的意見覺得怎樣？」張醫生診察過後我問他。

「不一定，」張醫生說，「從現有的症狀，還不能夠確實斷定是傷寒症，因為能夠發熱的病症是很多的，是不是傷寒症須得找客觀的證據。好在現在熱度並不高，且讓我抽



「一點血去化驗化驗看。」

張醫生取出採血針，從芳的靜脈裏抽取了半管血液。

第五天張醫生沒有來，芳雖然仍舊躺在病牀上，雖然仍舊發着熱，可是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所以也就不去請他。

第六天芳的熱度又高了一點，而且肚子裏感着不舒服，有時候肚裏還會「咕嚕咕嚕」地響着。我心裏焦躁起來，立刻打電話去請張醫生。

張醫生坐着汽車來了。他說：「血是驗過了，白血球顯著地增多，卻不會找見傷寒菌，不過還不曾觀察過凝集反應。白血球增多在普通的熱病是常有的事，所以還不能夠證實是傷寒症，必須再做一次血液檢查，以期診斷正確。」



傷寒細菌

張醫生又從芳的靜脈裏抽取了半管血液。

「不過傷寒有兩種，」張醫生臨走的時候說，「一種是副傷寒，副傷寒菌是一時不易檢查出來的。爲小心起見，對病人須加意看護，要絕對安靜，不要喫固形食物，以防萬一。而且如果是傷寒，那末牠的病歷就很長，全部經過至少要四個星期，甚至要臥牀到二個月以上哩。」

芳自從發病以後，胃口就完全不開，起先還勉強她喫一點東西，現在本來已經不喫什麼了，每天僅僅喝一些米湯和水菓汁之類。

送張醫生出門的時候，我和他約定，請他每天來爲芳診察一次。他答應了。

第七天的中午，張醫生來，一進門就說：「傷寒症是確定無疑的了。在昨天抽去的血液裏，發見了很多的傷寒菌，並且凝集反應是強陽性的。」

彷彿宣告了芳的死刑似的，全家立刻恐慌起來，芳的母親甚至幾乎跪下來向張醫生求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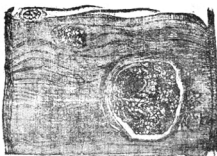
「這是不大有辦法的事，」張醫生安慰似地解釋着說，「傷寒症在現代的醫療上，除了期待療法以外，實在還不會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現在雖然有一種傷寒血清可用，但功效並不一定確實。所謂期待療法就是靜靜地等待着，守着牠自然的經過，只要在這其間沒有別的病變，那就會轉危為安了。」

「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我感到了絕望，這個問題幾乎是用了哭聲來問的。

「那也不盡然，」張醫生說，「只要看護得法，不一定會有什麼不可知的病變的。」

「那末要怎樣看護纔算是得法的呢？」我感到了一線希望，急於想知道適宜的看護方法。

「第一件重要的事是病人完全安靜地躺在牀上，」張醫生說，「因為傷寒症的病灶是在小腸。傷寒菌喫進了肚裏，就停留在小腸部分。發病的時候，小腸壁就發起炎來，腸的發炎一天厲害一天，病人的熱度也就一天高似一天。如果病人不安靜休息，就容易使病灶增惡。尤其是第三星期，那時候腸壁已經形成潰瘍，如果再經翻動或磨擦，那就很容易



小腸患者們的傷

易引起腸出血或腸穿孔，到了發見了那樣的病象的時候，那就真的完全沒有辦法的了。所以要絕對安靜，使腸部獲得鎮靜，減少了翻動或磨擦的機會，同時還可使全身的各部獲得充分的休息，得以增加抵抗病毒的力量，期望牠能夠渡過危險的關頭。第二件是絕對不能給與固形的食物……」

「難道看着我們的芳活活餓死嗎？」芳的母親急得哭出聲來。

「……我是說絕對不能給與固形的食物，」張醫生接着說，「因為固形食物不容易消化，而且渣滓很多，這些東西到了腸裏，很容易使腸壁受到刺激而收縮，而且粗糙的渣滓會把受創的腸壁擦傷，潰爛的地方更容易發生出血或穿孔的危險。所以我說絕對不能給與固形的食物。傷寒病人的食物，在發病後的

前兩個星期裏，應該給以流質的食物，如牛乳、藕粉、米湯之類……」

「單喫這些東西會夠飽嗎？」芳的母親躍進來問。

「……傷寒病人多半毫不感到飢餓，」張醫生向芳的母親解釋似地接着說，「即使十天八天不喫東西也不要緊。不過傷寒病症發熱過久，體力的消耗是很多的，應該給以營養分豐富的流質的食物，以加增他的體力。最好是每兩點鐘給他喫一次，每次不要喫得太多。能夠在流質的食物裏多加些糖分，那就更好。——這樣小心看護，直到她病體復原。復原以後，也還不能夠隨意起牀，隨意飲食，必須充分休養，小心飲食，否則會有復發的危險的。」

張醫生講完了傷寒看護法以後，替芳注射了一針傷寒血清，說是可以縮短病歷，減少病牀的經過的。還爲芳開了一張內服的方箋，裏面有鴉片酒，大概是藉此使小腸獲得鎮靜的吧。



檢 溫 計

張醫生還交給我一張紀錄病歷的表格，要我去買一支檢溫器來，每天兩次爲芳檢查體溫和計數脈搏，把所得的結果記在表上，以爲覆診的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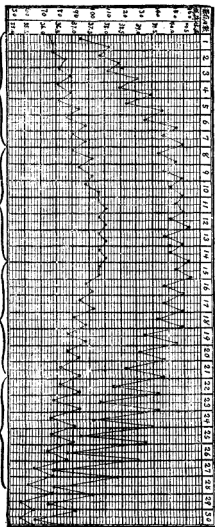
立刻買來了檢溫器，檢查的結果，體溫是三八·九度，脈搏是一〇二次。

第八天上午的體溫是三八·六度，脈搏是一〇四次；下午的體溫是三八·二度，脈搏是一〇二次。

因爲芳的病，我深切地感到知識的缺乏，於是搜集了許多論述傷寒的書籍，拼命地翻，拼命地讀，想從這些書籍裏獲得些關於傷寒症的常識。我幾乎也像實地醫家一樣，一面奉書本爲圭臬，一面把芳當做模特兒；從書本獲得了知識，從芳獲得了實例。

現在我知道傷寒會有一度發疹，而芳病後第三天的晚上就在胸部發現過紅疹。傷寒必有特具的三角舌，而芳的舌面粗糙，後部白膩，前部光滑血紅，那血紅光滑的部分恰成一個三角形。患傷寒的一定食慾不振，而芳如今完全不想吃東西。傷寒初期，通常都是便秘，而芳病到如今，不會見過大便。傷寒病人的脈搏和體溫不相呼應，而芳正有着這種

情形。輕症傷寒的體溫通常不會越過三十九度，而芳的體溫已經在三十九度以上，那無疑地是重症傷寒了。重症傷寒會引起肺炎、肋膜炎、腹膜炎等等的併發症，不知道芳將來會不會併發這些症候？傷寒的惡化的經過，會因了腸出血、腸穿孔等等的險象而終歸死



傷寒患者體溫和脈搏的型式

亡的，不知道芳會不會遭逢這樣的厄運……

我知道除了真性傷寒以外，還有副傷寒，而副傷寒更有A型B型之別，從芳的症象看來，顯然不是副傷寒。可是真性傷寒，也還有電掣傷寒、頓挫傷寒、延性傷寒等等之分，芳的病症，究竟屬於那一類，我不是醫家，我是無從判定了。

張醫生依了預約，每天下午來爲芳診察一次，每隔一天爲芳換了一張新方箋，可是芳的體溫卻一天高似一天，竟達四十一度左右，脈搏也忽多忽少，愈和體溫不相呼應；而且汗發得很多，雖然在初病三天以後就在發汗，而如今卻日夜不斷地流着，彷彿被關在蒸氣浴室裏似的。

「怎麼汗流得這樣多呢？」芳的母親捧着一顆苦惱的心，關心地問。

張先生不能——也許不敢答覆這個問題，只現着苦笑說：「病勢很沈重呢，要特別當心啊！」

爲了芳的病，我們已經好幾晚沒得安睡了。我們採用了輪班替換的方法，全家的人



不分晝夜地小心看護着。

「姊姊怎麼會患起傷寒症來的呢？」芳的妹妹秋在值班的時候稚氣地無邪地問我，「傷寒菌怎麼會進到姊姊的肚子裏去的呢？」

「我告訴你，」我因看過了幾本書，這時候竟像在行的醫家那樣地告訴秋說，「一個傷寒病人所瀉出來的糞便，裏面藏着無量數的傷寒菌，這種糞便如果不加消毒，給鄉下人拿去當做肥料澆在蔬菜上，傷寒菌便附着在蔬菜上，人吃了沒有煮得爛熟的附有傷寒菌的蔬菜，便把病根種下了。你姊姊大概是從蔬菜受到傳染的。」

「我們學校裏的教師不是說蔬菜煮得太熟了，那滋養人體的寶貴的質素就完全喪失了嗎？」秋懷疑起教師給她的知識來。

「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人就難免傳染到傷寒症。」我感到無法解答秋的这个問題。

「那末我們不吃蔬菜，就不會傳染到寒傷症了。」秋彷彿已經發現了妥善的免疫

方法似地欣然說。

「那也難免，」我說，「但凡傷寒病人動用過的衣褥器物，都有附着傷寒病菌的可能，健康人接觸到了這類衣褥器物，再從接觸過的手介紹到食物上，就會不知不覺地被傳染了。這幾天我們常常用消毒藥水洗手，就爲的是預防傳染的。」

「噫！」秋彷彿感到了將來的恐怖似地靜默着一聲不響了。

芳的病狀有點不大好，在第十一天的晚上瀉出了很多的糞便，完全褐色，惡臭異常。在瀉出了糞便的當時，體溫就降低了些，但過後仍然昇了起來。我感到非常的恐懼，這也許是腸出血的現象，不過算來不會這樣早。難道死神已經降臨到芳的頭上？難道這難逃的厄運在芳的運命裏早經注定了嗎？

瀉痢的現象發現了以後，每天就有四五次的洩瀉，雖然每次瀉得並不多，但總歸是完全褐色，非常惡臭的東西。張醫生雖然加給了一些止瀉的藥，可是完全不見效果。

芳的汗不分晝夜地流着，衣褥盡溼，加以糞便沾污了被褥，使芳的病牀惡臭得不堪接近。芳又是素有潔癖，她覺得這樣的生活過不下去，屢次要求更換衣褥。我們嚴守着看

護的正規，只適宜地替她抽換了被褥，卻不會允許她更換衣服。芳現在的病狀是絕對動不得的。

第十四天的下午，我們在樓下進晚餐，芳的牀前偶然缺了守護的人。只不過短短十分鐘的時間，芳已經自動地把衣服更換好了，並且變換了臥牀的方向。等到我們發覺的時候，全家的人都驚恐得如同大禍臨頭一樣。尤其是芳的母親，哭着抱怨她不應該不聽從醫生的話。

「不要怕害媽，」芳無力地說，「不要緊的，我換了衣服，現在感到很舒服……」說時，氣喘得很厲害，顯得非常費力，「……我快好了。」

「是的，你該好了，」芳的母親揩着眼淚安慰芳說，「不過你總得聽媽的話，不要鬧出亂子來才好啊！」

我的心卻格外感到恐怖，彷彿死神已經在屋子裏翱翔，甚至我可以聽得見死神的翅膀的扇動的響聲。

下一天上午爲芳檢查體溫，比昨日低了一些，但計數芳的脈搏的時候，發見了一個驚人的事蹟：芳的脈搏有休止的時候。這是所謂「間歇脈」，顯然是現出了凶險的徵象了。

立刻電召張醫生來，診察一過，他嘆息着說：「我早就憂慮到會有這麼一天的。即使嚴禁翻動也難免不發生病變，怎經得起這樣的變動。前幾天的方箋裏我已經加入了強心藥品，爲的是想加強她心機的耐力，希望她逃得過這個難關。現在是完全絕望，毫無辦法的了。」

全屋子充滿了唏噓啜泣的聲音，芳的母親哭了，秋哭了，我也禁不住哭了。

「難道就沒有救護的方法了嗎？」我掛着淚痕說。

「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張醫生嘆息着說「爲了她的病，我不但在這裏細心地診察，並且在回去以後還細心地想，細心地研究——我已經費盡了我的心血，用盡了我的能力，無奈她的病患得太兇了。」

絕望塞滿了整個屋子。

「或者另請一位高明的醫生來研究研究看，」張醫生衝開了窒息的空氣說，「也許會發見新的道路。」

我忽然想起另一位姓陸的朋友來，他也是一位有名的醫生，而且和張醫生也很相契。徵得了張醫生的同意以後，立刻把陸醫生請了來。

診察的結果，陸醫生也以爲毫無辦法。不過陸醫生對於診療的意見和張醫生有點不同：張醫生等到證明一個病人完全無望的時候，他就不再思慮怎樣去挽回迷途；陸醫生則無論如何必須努力救護，能爲病人盡一分力量的時候，總是完全盡力，直到病人的生命完畢爲止。

兩位醫生會商的結果，張醫生贊同了陸醫生的意見，共同努力救護，想從死神手裏奪回芳的生命。

從第十四天的下午到第十九天的下午，兩位醫生和全家的人完全沈沒在嚴重的

救護工作中，強心針哪，葡萄糖哪，林格兒氏液哪……不斷地注射到芳的體內，像殺敵的戰士們輸送軍火到戰場上去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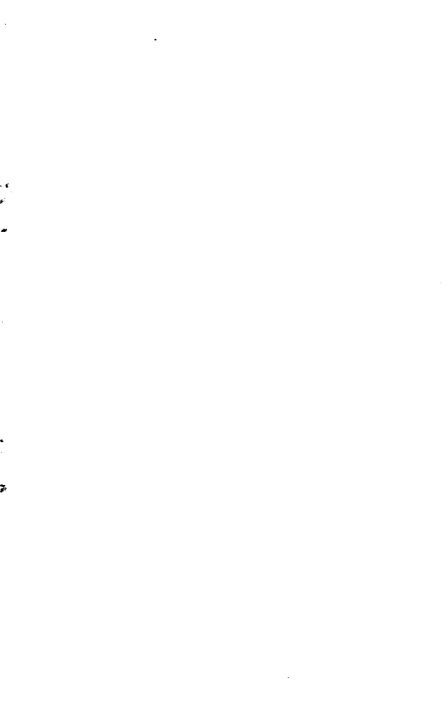
我感謝兩位醫生的辛勞，芳也許會在他們的努力中挽救回來的。

只新鮮了三天，在第十八天的上午芳的神志就昏迷了，嘴裏說着各式各樣的胡話，兩隻手不斷地抓空，書本上記載着的因了傷寒菌毒素侵害到了神經以後的可怕的現象，芳現在完全表現出來了。

兩位醫生的努力成了徒然，全家人的看護成了徒然，二十來天的提心吊膽成了徒然，我向來對芳抱着的無窮期望也成了徒然，算來今年才十九歲的未曾經歷過人生的甘苦的芳終於在臥病第十九天的下午闔然長逝了。

芳的母親哭得呼天搶地，秋也哭得呼天搶地，只有我一個人噙着眼淚，爲芳料理後事。

芳是死了。從芳的死，我認識了傷寒症的真面目，牠是怎樣一個兇狠險惡的暴徒啊！



# 一週的日記

|| 痢疾章



六月八日

想起昨夜的宴會，是永遠不會忘懷的。十六個桌面，一百三十多個青年男女，雖然不全是我所熟識的，卻幾乎完全是知名的人物。這樣的盛會，我從來不曾遇到過。

當我未赴宴之先，滿心以為預備的是西餐，西餐是按份計數的，遲到些時不要緊，誰知到時已經濟濟滿座，而出乎意料的是個別地勻排着十六桌中餐。沒有辦法，只好揀個空座坐下去。

這個宴會裏沒有主人，要有，一百三十多個青年男女都是主人，並且完全沒有客人，要有，一百三十多個青年男女都是客人。因為帶點「蜻蜓吃尾巴」的性質的緣故，大家

不客氣地放懷大嚼。我也不甘落後，大嚼特嚼，足足吃了兩個鐘頭。

今天醒得很遲，想起牀四肢無力，懶洋洋地，索性躺着不起來，閉着眼睛看牀頂，靜靜地回憶着昨夜的一切。

肚子裏「咕嚕」一響，使我想起每天早晨規律地一次大便，今天已經失時了。於是起來如廁。奇怪，肚子裏雖然咕嚕地響着，卻毫無便意。也許是肚子裏的東西太多了，像羣衆想爭先擠出窄門的情景一樣，越擠越變成水洩不通了，我這樣想。

一天不大便，真難過。

「百病都從便秘起，」我是頗有一點常識的。晚上服了兩調羹草蘇油。草蘇油真難吃，那股膩膩的味兒，真要叫人惡心。

一整夜睡不着，肚子裏時時作痛。我後悔昨夜不該那樣狂飲大嚼。

六月九日

天剛亮，我起來如廁，肚子脹得難受。肛門口感到一陣熱，接着「嘩——嘩——」地響了一陣，彷彿瀉出一點什麼東西。但是，肚子依舊不舒服，草蓆油似乎失卻了效用。

剛睡到牀上，又起了便意，再起來如廁，又是一嘩——嘩——地響着，又是僅僅流出一點什麼東西。肛門口熱辣辣地，有點痛，彷彿有很多的糞便要從裏面湧出來似的，但是肛門卻緊閉着，不肯讓它出來。

「這情形不十分對呢，——也許是那一次的晚餐吃壞了。」我這樣想。人到了生病時，才感到健康的可貴，我兩天肚子的作怪，就感到精神疲乏，四肢癱軟，如果大病一場，那就不知道要折磨人到什麼地步哩。

差不多每隔半點鐘要肚痛一次，如廁一次。但我卻毫不慌張。我默默地記數着如廁的次數，並且靜觀着病痛的經歷，看牠發展到怎樣程度。

初夏的晚風送來了海關的鐘聲，這鐘聲使我想起了我的公事房，想起了公事房裏的若干同事，並且想起了坐在我對面的女同事玲。五點鐘了，他們已經散工了吧？我兩天

不會上公事房，他們也許以為我又在躲懶，誰知道我卻獨自個病着在偏僻的亭子間裏，今天已經如廁了十八次哩。

上燈時候，我的亭子間的門前出現着兩個人影，是瑄和另一個同事謙。

「老方，你躲在家裏好舒服！」謙一進門便這樣調侃我。他走近牀前，在暗淡的燈光下看見了我的臉色，立刻改口說：「怎麼啦？兩天不見你，你竟消瘦了許多，病了嗎？」

「是的。」我躺在牀上無力地說，「我……」

肚子又痛了起來。

「我病了。」我坐在便桶上，對他們說，「我肚子痛得很厲害……」

「恐怕是痢疾吧，」瑄聽見了我的一囉——囉——的響聲，若有所悟似地說。

「不會的。」我聲辯說，「不過前天吃得多，肚子有點不好罷了。」

「痢疾很容易鑑別，只要檢查一下糞便，看有沒有血就明白了。」謙似乎懂得一點

醫道。

「經謙這樣一提醒，我立刻發覺了我的疏忽，我已經瀉了一天，怎麼不去檢查瀉出來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於是我揭開便桶蓋，謙和琤捏着鼻子，我們三個人的頭湊近便桶，迎着微弱的燈光，細心觀察。——嚇！留在桶底裏的正如謙所說的是殷紅的血便。」

「老方，不是我說你，你也太糊塗了，」謙責備我說，「病得這樣厲害，也不去請個醫生來看看。」

「請醫生」我感到了某種的困難，上一個月的房錢還不會付出，又那來的錢去請醫生呢！我這樣想着時，只有靜默着一聲不響了。

「明天我替你去請醫生」琤對我的病十分關切，自告奮勇地說，「我認識一個萬醫師，是哥哥的朋友，他開設着很完備的醫院，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可以不用多化錢。」我點點頭，感謝她的好意。

六月十日

昨夜的苦痛，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遭遇。肚子簡直連續地痛着；一夜天坐在便桶上，差不多沒有機會離開；肛門口脹得難耐，彷彿一部分的腸子快要脫口而出。

我開始恐怖起來。

我記起一件恐怖的事情——是前年秋天的事：

我的一個親戚，在××公司當收發人。雖然祇是三十左右的年紀，卻已經歸依佛教，終年吃素。他每天早晨必要喝一杯「佛水」。所謂「佛水」是汲取一杯冷水，供在佛前，約一枝香的時候，便把它喝了下去，據說是可以消災卻病的。有一天肚子忽然作起怪來，先是痛，接着是洩瀉，瀉出來的東西是灰綠色的，有一種異樣的氣味，這種氣味好像不是屬於糞便的。當發病時候，大家以為是霍亂，接連着用了些十滴水啊，辟瘟丹啊，以及一括痧一啊等等的土法子。可是完全沒有用處，病狀並不見減輕。於是去請了一位醫生來。

「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恐怕是痢疾，」醫生仔細診察過後向我們說，「不過糞便裏還沒有見血，究竟還不能確定，你們且把糞便送到衛生試驗所去檢查，如果是痢疾那是

很危險的。」

我們有點不相信醫生的話，——然而終於把糞便送去檢驗了。

衛生試驗所證明有痢疾桿菌，患的是細菌性赤痢。這時候我們才相信醫生的話，立刻又去請他來。

「趕快送醫院，遲了恐怕沒有辦法了。」醫生指着糞便說：「糞便裏已見血跡了。」

我們不敢怠慢，立刻送他進醫院，不足兩天，就便死去了。

「我也許會和那親戚一樣，」這樣想時，全身不由自主地戰慄起來，肚子也更痛得厲害了。

琿陪了萬醫師光臨到我的亭子間。

萬醫師的診察非常仔細，特別是對於我的腹部。他

的左手按在我的腹上用右手的指尖輕叩着左手的指骨，「冬冬」地發出鼓音，滿腹遍



赤痢桿菌放大標本

叩過來，滿腹全是鼓音。又用右手按捺我的腹的各部，各部都發着「咕嚕咕嚕」的聲音，而且盲腸部及乙狀部感到壓痛，臍部的門靜脈的部分感到有很強的搏動。萬醫師診察了腹部，又仔細觀察糞便。

「最好請住到我的醫院裏去，」萬醫師說。

我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怖，用了問詢的眼光望着瑋。

「萬醫師是我們的朋友，他的醫院設備很完全，住進醫院比住在家裏方便得多，你就接受萬醫師的勸告，立刻住進去吧，」瑋這樣勸我，接着又說：「至於醫藥費用，我替你去籌劃。」

「大家都是朋友，何必這樣客氣，」萬醫師卻非常大方地說，「方先生雖然是初次見面，但既是瑋女士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快別提錢的問題吧。——一會兒派救護車來接你。」

瑋護送我進了醫院。一進醫院，看護們就替我洗了澡，換了醫院裏特備的衣服，讓我



住在舒適的優等病房裏。萬醫師並在我手臂上注射一針不知什麼名稱的藥液。

琿陪伴着我直到夜深。

六月十一日

昨天晚上萬醫師的一針什麼藥液，簡直仙丹似的，自從打了進去以後，肚痛就緩和了許多，如廁的次數顯著地減少，昨夜竟能安睡了好幾個鐘頭。今天精神也好了許多。

萬醫師一早就來看我，又爲我注射了一針。

「這是一種什麼藥？」我問萬醫師，「怎麼這樣靈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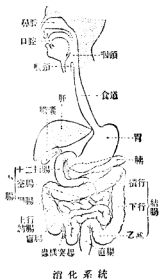
「你的病是原蟲性赤痢，」萬醫師宣布了我的病原，「是一種赤痢變形蟲在作怪。這種原蟲到了腸裏，腸壁就發炎充血，尤其是結腸和直腸部，所以觸診上可以發見盲腸部及乙狀部等處的抵抗、雷鳴、壓痛，並且在下行結腸、乙狀部觸見索狀抵抗。這變形蟲一到腸壁，腸壁便發生潰瘍，分泌出黏液樣的膿汁，並且流血，這個現象，就是一般所謂的赤

痢和白痢。其實赤白痢的病原蟲只是一種遺病症使病人最感痛苦的是裏急後重的現象，一方面肚子不斷地痛，不斷地發生便意，一方面肛門卻像鎖住了似的，只許滲漏出一些血液和膿汁。而且如廁的次數會不由自主地高速

度的增加，可以從一天十幾次增加到七八十次，尤其是夜深人靜的時候。你過去的病狀就是這樣。在你那只有膿和血的糞便裏，我在顯微鏡下已經明確地證明了赤痢變形蟲。我那裏有標本，一會兒拿過來給你看。

「一定是那天晚上的狂飲大嚼出了毛病，」我有點抱怨那一次的宴會。

「狂飲大嚼不過是一個近因，你在前幾天一定有機會吃進了赤痢原蟲。」萬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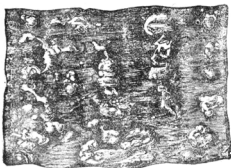
解釋說，痲疾是有着兩天乃至八天的潛伏期的。」

「前幾天？」我有一點不大相信，七日一整天是在琿家裏吃的飯，六日僅僅吃了兩碗湯麵和五個湯團，五日的晚上和讓在一家小館子裏喝酒，中午是吃了一點大餅油條，四日……以前的記不清楚了，總之似乎不大會有吃進病原體的機會的。

「赤痢變形蟲常常附着在蔬菜上以及井水和河流裏，」萬醫師說，「這是因為人們拿了沒有殺菌消毒過的病人糞便當做肥料澆在菜蔬上，或者拿了病人的穢物在井旁或河邊洗滌，以致病原蟲混進水裏的緣故。非但從蔬菜，從飲用水可以有吃進病原體的機會，還可以藉了蒼蠅的媒介，把病原體搬到各種食物上，或者你在不注意的時候，你的手也會做傳染的媒介的。」

萬醫師倒很和藹可親，並不像一般的醫師那樣擺架子，因此我很高興和他談話。這時候，琿已經跑了來，並且說預備一天不上公事房，在這裏陪伴着我，免得我感到寂寞。

我非常感激琿的一番美意，並且更感激萬醫師的悉心醫治。



赤痢患者的腸壁

「方先生的病不要緊吧？」琿問萬醫師。

「毫不要緊，」萬醫師爽脆地解答，「原蟲性赤痢是不大會危險的，不過，如果治療不得其法，或者失於治療，就很容易變成慢性症狀，那就病歷很長，很容易招致全身衰弱而至於死亡的。」

弱而至於死亡的。」

「也有不上幾天就死去的吧？」我想起了我

的親戚的死，這樣發問，隨即把我親戚的病狀和經過告訴了萬醫師。

「那是細菌性赤痢，」萬醫師解釋說，「痢疾通常有細菌性赤痢和原蟲性赤痢的兩種，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你患的是原蟲性赤痢，在顯微鏡下證明赤痢變形蟲，病象是腹痛，裏急後重，便膿使血，你親戚患的是細菌性赤痢，在顯微鏡下證明赤痢桿



左)已經放大蟲形變者  
右)在大便內者  
固定染色者

菌，病象是腹痛，裏急後重，下灰綠色的異臭的糞便。原蟲性赤痢一起就便血，細菌性赤痢到一見便血的時候，情形就嚴重了。所以細菌性赤痢死亡率比原蟲性赤痢來得高。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疫痢，那也是非常危險的自發病，以至於死亡，最長的時間也不過兩天。疫痢最歡喜侵害孩子，如果六歲以下的孩子被傳染了，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

「痢疾爲什麼要便血？」琿用了好奇的眼光看着萬醫師。

「那是腸子受了細菌的或原蟲的侵襲，局部形成潰瘍的緣故。」萬醫師向琿解釋說。同時轉過頭來：「方先生請安靜地養息着吧，下午再來看你。」

萬醫師去了，看護們也去了，優等病房裏只剩下琿和我。屋子靜寂得連心臟跳動的聲音都聽得見。琿大概要我靜息着，所以並不和我談話，只默默地坐着。我的裏急後重的情狀已經大不如前，肚痛也似乎已

經停止，瀉出來的雖然還有點血，卻已經看得見糞便。困苦了好幾天的我這時候感覺到特別的舒服，不由自主地朦朧睡去。

一覺醒來已經是下午四點鐘光景。琿依舊默默地坐在我的牀前，萬醫師正捧着一架顯微鏡走進來。在他的指示下從顯微鏡裏看見了從我自己肚子裏瀉出來的赤痢變形蟲。

萬醫師又爲我注射了一針藥液，說：「這是吐根素，是治療原蟲性赤痢的特效藥物，如果是細菌性赤痢，那就得非用痢疾血清不可了。」

琿又陪伴着我直到夜深

### 六月十二日

如果不頌贊萬醫師是個聖手，便應該歸功於藥物。昨夜一整夜不曾瀉過，肚子不痛，裏急後重的現象完全沒有，今天早上如廁過一次，不見膿和血，簡直和常人的糞便一樣。

我的精神也幾乎完全復原，和常人一樣。

琿依舊一早就跑來，陪着我談長說短，解除我病中的寂寞。

萬醫師又來爲我注射了一針吐根素，並且又仔細爲我作了一次全身檢查。

「恭喜你，方先生！」萬醫師笑容可掬地說，「你的病差不多完全好了。」

「那末我可以出院了？」

其實我可嘗不想多住幾天。

「要出院也可以，但飲食還要特別留意。」萬醫師像知道我的心事，立刻簽給我一

張出院證

下午四點鐘光景，我和琿手挽着手，像一對戀人似地踱出了醫院。

「如果我有福分結婚的話我一定要找一個像琿那樣的對象。」在琿陪送我回家的途中，我這樣想。

病疾圖書館

|| 天花章



說。

事件發生在世界的某一角，兩個醫學生在討論醫學上的問題。

「真是太乏味的事情，我已經實習三年了，依然還是莫名其妙！」醫學生甲煩躁地

「什麼事情把你苦住了？」醫學生乙問。

「就是那所謂『天花』的事情。」

「天花？那是一種急性傳染病吶。」

「我知道，可是，你理會過牠的症狀嗎？」

「哈，你真是變得太健忘了，我們讀過的課義上記載得清清楚楚的：患天花的人皮膚必定要發疹；起初是丘疹，漸漸就成水疱，漸漸又變成膿疱，最後膿疱漸漸乾固而結成痂皮。除了發疹以外，還有……」

「我知道！我知道！課義上的一切我都知道！」甲的煩躁的聲音變大起來說，「可是你看見過患天花的人嗎？」

「這倒不會看見過。」

「可不是，不曾看見過的事情，你能夠證明牠的真實性嗎？」

「書本上明明是這麼說着的。」

「書本？書本上說有鬼，你看見過鬼嗎？書本上說鬼也一樣吃飯、化錢，你就相信鬼真的會吃飯、化錢嗎？」

「天花並不是像鬼那樣的渺茫的事情。天花的病症，本來是實有的，自從這世界上出生了一個勃納，這可怕的天花纔在他的面前消滅了的。」



勤納氏像

「是的，勤納，勤納留給我們的  
是些什麼呢？除了幾個討厭的痘疤  
以外，勤納給我們留下的是些什麼  
呢？痘疤討厭的痘疤！毀損了人類的  
天然美的痘疤！」

「不是這麼說，這痘疤就是勤  
納拯救人類的符號啊！——麻而豈  
不是更醜惡難看嗎？」

「符號？」甲簡直有點生氣了，「種痘已經成了當然的法律，政府用了法律強迫  
着每一個人留着這作為符號的醜惡的痘疤，難道這就算是勤納的救世的功績嗎？」

「歷史上記載着的許多關於天花的種種史蹟總應該是實在的。」

「歷史你敢擔保歷史上所有的記載完全與當時的事實是相符的嗎？」

「這樣說來，難道我們費了好多年所孜孜讀過的講義都會像造謠的歷史那樣完全靠不住的嗎？」

「固然不能夠完全這麼說，可是，我們沒有看見過天花是千真萬確的事。痢疾的症狀是怎樣怎樣的，我們看見了痢疾患者的病象，證明是真實的。傷寒的症狀是怎樣怎樣的，我們看見了傷寒患者的病象，證明是真實的。霍亂的症狀是怎樣怎樣的，我們看見了霍亂患者的病象，證明是真實的。腦膜炎、猩紅熱等等的症狀是怎樣怎樣的，我們看見了腦膜炎、猩紅熱等等的患者的病象，證明都是真實的。……如今說，天花的症狀是怎樣怎樣的，可是我們看見過天花患者嗎？不曾看見過天花患者，自然就無法證明書本上記載着的關於天花的怎樣怎樣的症狀是真實的了。」

「何必一定要證實呢？這世界上沒有天花不更好嗎？」

「有誰能夠證明天花在這世界已經滅絕了呢？——我只看見，因了天花的恐怖而造成的醜惡的痘疤。法律爲什麼要這樣強迫着呢？讓人民自由着不更好嗎？試試看，不種



勤納氏爲愛子試種牛痘情形

痘不一定會出天花的。」

「你爲什麼老是這樣沈入於幻想？」

「倒不是幻想！我們學醫的人，學到了一種知識和技能，總希望能夠實際去應用，尤其在實習的時期中，我們希望每一種病症都能夠經歷到，讓我們一種一種地證驗出來。——如今，這天花，不知道在那一時代絕跡了，我們學了牠有什麼用呢？」

「我看我們這樣談論着總不會有結論的。」乙改變了語調說，「我們究竟才疏學淺，我們不如一同到X教授那裏去討論個究竟吧。」

## 二

X教授的客廳裏端坐着兩個醫學生。

鬚眉斑白的X教授從他的休息室裏走出來，誠懇地和靦地招待着兩個學生。兩個醫學生把心中的苦悶盡情地傾吐給X教授聽。

X教授邊聽邊想，頻頻地舉起他的右手來抓著禿了髮的頭皮。

「那末——」聽完了學生的陳述以後X教授開始說，「那末因了種牛痘所發現的症狀，你們大概看見過的吧。」

「這個我們知道得很詳細，」醫學生甲搶着說，「因為我們天天在依了法律施行種痘，種痘以後所發現的症狀，我們真是見得太多了。」

「那末，你就說給我聽一聽你所見到的種牛痘的一般的手續和症狀吧，」X教授沒有忘懷了他的教學的技能，像在講堂上口試他的勤勉的學生似地對甲說。

「種痘的一般的手續和症狀是——」甲像在講堂上應試似地說，「先把受種者的手臂的皮膚清潔了，消毒了，然後用消毒過的種痘刀在上臂適當的地方劃切成一個乃至四個的輕微的傷痕；僅僅切開表皮，劃傷真皮，並不使牠流血。然後敷上痘苗，等牠乾燥；痘苗乾了，種痘的手續也就完了。種痘的方法，除了這一種切種法以外，還可以用簇聚的針形的刀來施行壓刺法，所得的效果是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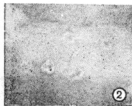
「種痘以後的三日間，可說是潛伏期，這時期不見什麼現象，僅僅現着輕微的外傷性潮紅及輕微的腫脹。

「大概到第四日，接種的部位漸次隆起，發生丘疹，丘疹裏包含着的一種帶黃色的透明的液體，這就是痘漿。這現象一連持續三四日，潮紅漸漸加多，丘疹漸漸加大，丘疹裏的痘漿也漸漸充滿起來。從第四日起，就來輕度發熱，漸次增高，到第七八日，熱度高至攝氏三十八度左右。這時期，在痘瘡的經過中，稱為水疱期。

「到第八日，接種部位的紅暈漸漸著明，而且很大，腫脹也十分厲害，丘疹的中央凹陷，形成痘臍，隔了一天，丘疹裏的透明的痘漿漸次潤濁而化成膿疱，熱度也會高到攝氏四十度上下，這是所謂膿疱期，也就是痘瘡的極期，這時期持續一二日，便完



第四日



第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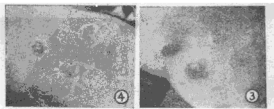


全解熱，而入於結痂期。

「自第十二日以後，痘臍重又消失，脹滿的膿疱開始自中心漸次乾燥，形成一張褐色的痂皮，大約只需四五工夫，膿疱便完全乾燥，痂皮因內部乾燥而形為硬片，浮於表面，腫脹也漸次平復，紅暈也漸次消失，再過一個星期乃至十日，痂皮就自然脫落，貽留着永遠不會磨滅的醜惡的痘疤。」

「好，你講述得很清楚，預備做醫師的人對於疾病的症候和經過，是應該這樣仔細觀察而牢記着的。」X教授多少帶一點獎勵的神氣說，同時眼光射到醫學生乙的臉上，「你也能夠說一說牛痘的來歷和作用嗎？」

「我能夠。」乙也像在講堂上應試似地說，「牛痘本來是發生在牛身上的痘瘡，換句話說，就是發生在牛身上的天花，牛的天花沒有人的天花那樣厲害，從來不曾看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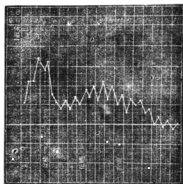
第十六日

第十二日

爲節期哩。」

「你也講述得不錯，你們兩位真是好學不倦的好學生，」X教授現出高興的神氣獎勵着說。「你們的將來是頗有希望的，可是，你們也能夠說一說天花的現象嗎？」

「依着我們讀過的講義的記載，」甲彷彿有點懷疑似地說，「情形其實也和牛痘



天花的類型

牛會因患天花而死亡的。

「是勤納在一七九六年發見的奧秘：牛痘可以感染於人身，而人一經感染牛痘以後就不再感染天花，於是發明種痘術。」

「自從勤納的種痘術傳佈以來，英國每年死於天花者不下四萬五千人的驚人的事實已經成了歷史的陳蹟，而一七九六年五月十四日的第一次種痘之日也就永爲紀念而曾經被成

差不多，也一樣有着潛伏期，水痘期，膿疱期，結痂期的四個時期，只是牛痘祇在接種的部位發生痘瘡。而天花則滿身遍處，甚至眼、耳、鼻、喉以及胃、腸等處都會滿生痘瘡。牛痘是毫無危險的天花則往往因異常經過及種種併發症而至於死亡的。牛痘的死亡率簡直沒有，天花則死亡率很高。在勳納發見牛痘發明種痘術的直前，曾經風行着一種天花的移植；就是用人工的方法，促發天花。這種人工移植的天花，雖然所發現的症候比較輕微些，而死亡率卻並沒有顯著地減低，只較自發的天花少死幾個罷了。天花患者即使能從九死一生中把生命逃出來，也大都貽留着醜惡的疤痕，像牛痘的痘疤一樣。

「我所知道的僅這一些，」甲背書似地講述過了以後，又自謙似地這麼說，「關於天花的知識，我實在知道得太少了。」

「很好，你已經知道得很多，」X教授熱誠地說，「你已足夠應用了。——然而你怎麼又會因了這一點點小事而使你心煩意亂呢？」

「這原是書本上的知識，我實在不會在實際經驗中體驗過哩。未經體驗過的知識，

我以為沒有多大用處。」甲充滿了失望和悲哀似地說。

「那末，好吧，明天你們再到這裏來，我引領你們到『疾病圖書館』去，在那裏你們可以先體驗到一些症例。」X教授給他們開了一條新路。

兩個醫學生欣然地辭了出來。

### 三

疾病圖書館裏人擠出擠進，X教授和兩個醫學生也在其間。

這地方，兩個醫學生是常常進去的，每次每次都依了實際的需要，查考着各式各樣的症例，卻從來不曾注意到這裏面還有着天花這一部門。不單是這兩位醫學生沒有注意到，就是其他的醫學生們甚至開業的醫師們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部門，所以別的部門的屋子裏擠滿了人，天花這一個部門的屋子裏除了X教授和兩個熱心求知的醫學生以外，再找不出第四個人。——這於他們多少是有利的，靜靜地研究會使他們多得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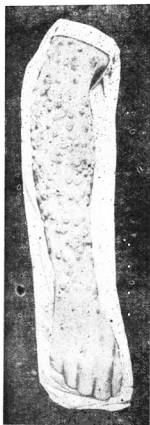


天花 (!)

「天花在潛伏期中的症例這裏是沒有的，」他們走進了天花部門的屋子。X教授先就開宗明義地這麼說，「而且這裏陳列着的也並不依了天花症候的程序，這裏只陳列着一些天花症候中的幾個重要的症例。是當天花在這裏還盛行着的時代裏留下來的一些珍貴的症例。」

「你們看，這是一個天花患者的屍體，」X教授指着陳列在屋子中央的一個玻璃罩裏的屍體說，「天花的發疹實在有點可怕，全身的皮膚都給痘疹佔滿了，不單是看得見的皮膚成了這個樣子。就是看不見的黏膜也會滿佈着痘疹哩。」

「你們現在把書本上讀過的症候拿出來對比一



天花(2)

下看，是不是和實際的症候完全一樣？正常的天花當然不至於像這樣凶險，成了這樣的形狀，自然是不免一死了。天花的死亡率所以高得駭人的緣故，實在是牠的異常經過太多了：膿疱裏常常會流出血來，成爲出血性痘疹；或者許多痘疹互相會合而潰爛起來，成爲融合性痘疹。然而也有完全不見發疹的天花的。而且天花的併發症很多，膿瘍哪，丹毒哪，壞疽哪，肺炎哪，中耳炎哪，心內膜炎哪，心囊炎哪，關節炎哪，淋巴腺炎哪……總之天花是危險的病症！

X教授邊走邊看邊講，懇切而趣味的講述激動着兩個醫學生的熱心，使他們的求知慾格外旺盛起來，邊聽邊看邊研究，彷彿自己倒生在從前的天花盛行着的時代。

「看，這裏有着一個非常清楚的標本。」X教授指着牆角邊的長桌上的一個標本說，「是一隻手臂，手臂上滿佈着痘疹。你們看，多麼整齊的痘疹啊！而且每一顆都像珍珠體好看得多哩。」

兩個醫學生搶先地奔過來，貪戀地看着這手臂，不期然地讚美着痘疹的美麗。

「過來看，」X教授站在一個一呎多見方的方匣子跟前說，「這就是所謂融合天花。」

方匣子裏盛着一個嬰孩的頭，眼睛閉着，彷彿睡着了的样子，浮腫的方方的臉想見生前是很偉碩的。



融合天花

孩子的面部疊疊然全是痘疹，有許多的痘疹已經融合在一起，成了一片片的潰瘍；如果沒有其餘的許多痘疹滿佈着任何人見了都不會當牠是天花的。

「啊，這幀照片值得注意，」X教授仰着頭在瀏覽壁間陳列着的許多照片，彷彿發見了什麼似地嚷着說。

兩個醫學生暫時離開了孩子的頭，興奮地奔到X教授跟前，仰起頭去看那幀照片。

「疏散天花，」X教授讀着照片下邊附寫着的註，「啊，這真是一幀不可多得的名

貴的照片，是從遼遠的東方得來的。

——你們看，稀稀朗朗的均勻整

的痘疹，真有點像夏夜的星辰，如果

沒有下邊的註，就是我看見了也會

以為這僅僅是一種輕症的天花啊；

其實疏散天花症候並不見輕哩。」



疏 散 天 花



X教授的話充分地表達出醫師們的疏忽以及診斷的困難來，兩個敏感的醫學生因了教授的話想到了他們自身將來的難免的疏忽和困難，不期然地呆了一呆，並且不期然地連連打了幾個寒噤。

「怎麼啦？你們累了吧？」X教授看見他們在打寒噤，憐惜似地說，「我們回去吧，改日再來研究也不遲哩。」

兩個醫學生雖然想聲明並不疲倦，卻並沒說出口來，終於默默地跟着X教授出離了疾病圖書館。

#### 四

X教授的客廳裏重又出現着兩個醫學生。他們在和X教授討論着天花的一切。

「不要灰心。」X教授勉勵着說，「天花到底是什麼東西在作祟，牠的傳染經路究竟是什麼樣的，在如今的醫學界裏還沒有人能夠確切地指示出來。種牛痘可以免疫，已經

成了不可磨滅的事實，可是種痘爲什麼可以免疫，牛痘究竟是什麼東西，牛痘和天花又有什麼關係，在如今的醫界裏也還沒有人能夠確切地指示出來。——努力吧，朋友，醫學界尚有待於你們這輩年輕人努力去發明與發見哩。

「種痘固然難免貽留下醜惡的痘疤，」X教授記起了醫學生甲所憎惡的痘疤說，「但是，難道就沒有方法使牠不留痕迹嗎？」

「我不相信就沒有方法，」X教授說得奮激起來，「只要不斷地努力，總會有一天使牠不留痕迹的。——努力吧，朋友，醫學界尚有待於你們這輩年輕人努力去發明與發見哩。」

「老師雖然這麼說，可是這裏從來不曾發見過天花，教我們怎樣去從事研究呢？」甲感到無限悲哀似地說。

「這是應驗了達爾文的祖父的一句話，」X教授高興地說，「他曾經對勤納這樣說：『你的發明，利用了一種輕微的病症……藉爲人類除去天花所致的疾患，將來必能

在開化的國家中完全消滅天花……」我們這裏就已經應驗了他的預言，如今真的把天花完全消滅了。

「可是朋友，不要灰心。」X教授熱心地鼓勵着說，「全世界的各國各民族，並不像我們這裏那樣進步得快，據我所知道的，東方諸國至今還有盛行着天花的地方哩。」

「遠在東方呢，像我們這輩一事無成的窮學生們，那裏還有福氣見着呢！」乙抱怨着說。

「那倒容易，」X教授若有把握似地說，「如果你們願意遠赴東方研究天花的話，我可以資助你們，成全你們的志願。」

## 五

兩個醫學生獲得了X教授的資助，治裝出發到世界的東方的中國去。

幾封私信

|| 白喉章

朋友：

第一封信

請你原諒吧，我何嘗願意爽約呢！我正在悔恨我不會和你一同走哩。原想等幾個病人出院後，讓我全始全終地做完了一個實驗再動身的，所以請你先走，相約一星期後在廬山會面，誰又知道這一星期中，繁華的上海竟然變成了疫癘區哩。

先是傷寒莫名其妙地猖獗起來，在兩天中間，我這裏的病牀被佔了三分之一；接着是霍亂，我這裏的病牀又被佔了三分之一。傷寒患者的結果如何，現在雖然未能預斷，但藉了多能的護士長汪小姐的指揮，有着這一班耐勞耐苦的護士姑娘的悉心看護，我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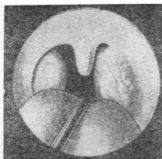
終不會出大毛病的。霍亂呢，幸好還不會發見真性霍亂。

你不會想到吧，去年的病牀幾乎完全空着，我們在莫干山整整過了一個舒適的夏天；而今年，當前的事務逼着我不能去廬山了。——這幾天又發現了一種麻煩的傳染病，那就是白喉。

白喉這病症是非常討厭的，牠能夠一年四季地流行着。你還該記得四年前冬天的事吧，那年冬季是白喉流行的季節，我這裏也曾收容了幾個病人。只因為錯過了注射血清的適當的時期，終於一個個地死去了。對於這件無可掩飾的過失，我至今心有內疚着哩。所以今天我一聽見病房裏收容了兩個白喉病人的消息，我的心先就「別！別！」地跳了。

「我一定要親手診斷，親手治療，並且一定要早期的施用血清，」我這樣決定。

我走進診察室。我讀着值日醫師的工作記錄。我翻動着四五十張的病歷表。我翻着了所要注意的兩張，在診斷項下都寫着 *Diphtheria*（白喉）的兩張，然而在這引人注意的「白喉」這一個詞兒下面，卻都加着一個「？」號，表示還不會診斷確實。這位值



白喉的形態

稀。因此我特別注意廿四號病人。孩子最容易蒙受白喉的侵害，年齡愈大，患者愈

廿四號病人體格中等，發羅氏三九·五度的熱，脈搏一百至。主訴喉痛、頭痛、食慾不振、嚥下困難。據病人家屬的陳述，這孩子的倦怠、遠和的狀態，已經有兩天多了。令孩子張開嘴來檢視喉頭時，但見咽部緋紅，

日醫師怎麼竟然這樣大膽而且糊塗呢！白喉是急性的傳染病，稍一大意，便會發生危險，我想起了四年前的疏忽，彷彿又將大難臨頭似地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你想吧，醫院蒙受了不名譽還是小事，犧牲了可以挽救的生命，憑良心說，如何能夠見人呢！

看了看住院的號數，我大踏步走進了病房。

廿四號是一個年僅六歲的孩子，卅二號卻是一個十八歲的女郎。



白喉桿菌  
白點。

兩顆扁桃腺腫得很大。在左側扁桃腺上，發見許多顆米粒大的

就這幾點已足證明廿四號病人患的是白喉。但我們當醫師的，對疾病的診斷，應該多找客觀的證據，主觀的診斷是容易誤事的。於是我用消息子捲了一些棉花，探到喉間去擦取附生在扁桃腺上的白點，備在顯微鏡下加以觀察。

在實驗室裏，我用了合法的手續，製成了染色的標本。這標本，在顯微鏡下無可逃遁地顯露出白喉桿菌來。

你想吧，纔六歲的孩子就遭受到了危險的白喉的襲擊，如果我不去努力救護他，那必然會有的慘象如何能夠想像呢！

早期的注射白喉血清是救護白喉病人的唯一的方法，於是我毫無疑慮地為廿四號病人注射了一針白喉血清。



等到去診察卅二號病人時，海關的時鐘已經打過了十下，除了三等病房裏還有幾個外傷病人在呻吟着以外，全個醫院幾乎入了靜睡狀態。護士們的習慣了的輕聲的脚步，不留神是聽不見的。我輕輕地開了頭等病房的門，卅二號病人安靜地睡着。柔和的燈光照在她的牀上，顯出了她的美麗的身段和美麗的臉龐。我彷彿感覺到睡在牀上的不是病人而是你。——我如何能夠擾你的清夢呢？我終於在含糊的意念中退了出來。

「睡得這樣好，大概不會是白喉吧？」我這樣解嘲似地自語着回到自己的寢室。朋友，請原諒我吧，今年我是不能陪你在廬山消受清福了，委屈你且一個人住下吧。

祝你平安

你的朋友七月十二日

## 第二封信

朋友：

我不怪你責備我不顧信用，不守約，我是被事務纏絆着不得脫身哩。誰願意在炎熱的夏天困守在俗塵遍地的上海呢！

我也不怪你對我發出這樣怨言。我知道你一個人在廬山是住不慣的，冷冷清清地，如何能夠消磨炎熱的永晝，涼爽的永夜呢！但原諒我吧，朋友，我的情境像啞吧喫了黃連哩。卅二號病人嗎？朋友，我如何回答你呢，我是犯下了萬劫不復的罪惡了！提起了她，

唉，朋友，我有什麼顏面在人間做人呢！我疾首痛心，深自悔懺，然而既成的事實無可挽回，我如何能夠洗刷去我的罪惡呢！

卅四號病人倒已經完全好了，在昨日下午就跟着他的家屬歡欣地走出了醫院。我深深地感謝德國大醫學家貝靈氏，他在一八九〇年發明了救治白喉的「白喉血清」，因他



的發明而獲得全治的白喉患者不可勝算。廿四號病人自從十二日的晚上注射了一針以後，第二天的熱度就降至三七·二度，咽頭的白色物（義膜）肉眼已經不能看見，紅腫已經消褪了許多，第三天以後就已經回復了常溫，咽頭的紅腫也完全消退了。病歷中除了一針白喉血清以外，不曾服用過什麼藥，也不曾打過第二針，雖然是一種輕症白喉，但不得不令人驚奇白喉血清的神效哩。

在這一個星期中，我們這裏又收容了兩個白喉病人，一個編在卅四號，一個編在卅七號。兩個都是孩子。白喉這病症本來是容易侵襲孩子的。因為孩子沒有衛生知識，不應該接觸的東西也會隨意觸摸；不應該入口的東西也會隨意放在嘴裏；把玩具塞進嘴裏當做糖果樣地吮吸着的孩子是到處可以看見的。因為這個緣故，危險的白喉桿菌就有機會猛烈地攻襲着孩子，而可憐的孩子的犧牲於白喉的數目，就比成人特多。

一般人大都不明瞭白喉傳染的經路，所以遇有白喉患者，並不嚴格地使之隔離，讓他和健康的成人或孩子在一起，讓白喉桿菌所造成的義膜，或者白喉患者的唾沫有機

會飛揚開去，構成爽利的直接傳染。白喉患者所動用過的衣櫥、器物、書籍、玩具等等，無疑地有沾染白喉病菌的可能，但因為肉眼所不能見，一般人也都不加注意，不予消毒，一任健康的成人或孩子隨意動用和玩耍，在不知不覺中，又給白喉構成了間接傳染的道路。而且白喉的潛伏期是沒有一定的，自傳染至發病，通常會經過二日乃至七日。等到發病的時候，誰還能夠清楚地記憶起是怎樣傳染的呢！

「病從口入，」這句格言一點不錯。

所以，朋友，我們將來有了孩子，第一要教訓他知道不是喫的東西不許入口，並且還應該教他養成食前必須洗手的習慣。

我說這樣的話，你又將罵我缺德了吧？我們不談，讓我告訴你那兩個白喉病人的情狀吧。

第卅四號的病人是一個年纔兩歲的孩子，據說在一星期以前曾經患過白喉，由一個中醫外科醫生吹上了一些什麼藥而治愈了。這一次因為鼻孔和上唇忽然糜爛起來，

中醫們都不知道是什麼病症，於是送到我們這裏來。

當我開始診察的時候，這孩子發着熱，除了鼻和唇的糜爛以外，別無病狀。這的確是一個有趣的病象，我初見了也無法斷定他患的是什麼病症。後來聽了他的家屬訴說着他既往的病症，纔突然記起在白喉諸症象中有一種叫做「鼻白喉」的症例的。因此我用檢鼻鏡檢視他的鼻腔——啊，果然，在鼻中膈的部位，勻布着一層白色的義膜。採下一



些來在顯微鏡下檢視，一般無二的是毒性猛烈的白喉桿菌。於是依然乞靈於白喉血清。說也奇怪，僅只一針，第二天鼻中膈已經看不見義膜，第三天鼻和唇部的糜爛已經結痂，大概明天或者後天就可安然出院了。

我把卅四號病人進院時的照相附

寄給你，你看，他的手指老是塞在嘴裏，你說怎麼能夠避免傳染疾病呢？

第卅七號病人也是一個孩子，他已經十歲了，值日醫師把他當做皮膚病而收進容來的。當我診察這一號病人的時候，這病人也正發着熱。我頗以為奇怪。皮膚病而至於發熱，當然是有着惡化的趨勢的。及至檢查他的全身的皮膚，卻並沒有發見可疑的皮膚病的徵象，只在耳殼上發見一個小銀幣樣大的溼疹樣的病灶，而頸部的淋巴核，就因了這一點小病灶而腫脹着。僅僅是這一點溼疹樣的病灶怎麼會使淋巴核腫脹起來，而且會使病人發着熱呢？於是我心裏疑惑起來，終於想到這又是白喉的一徵象了；因為在白喉的諸症象中，「皮膚白喉」是成爲稀有的一症例的。感染的原因是因為皮膚有了創傷的緣故。

又是白喉血清的功效，現在已經全治出院了。

朋友，我今年的夏天雖然沒福和你在廬山一起消夏，卻獲得了幾個不經見的白喉症例，心裏也就感到高興和安慰了。

祝你平安！

你的朋友七月十九日

### 第三封信

朋友：

你們女人家的氣量真夠小哩，是風馬牛不相關的事，就這麼使起醋勁來，你又不曾看見過卅二號病人是怎樣的形態，你怎麼就對她這樣不敬起來。我們相交了這麼多年，你難道還不會了解我嗎？我實在告訴你：做醫生的應該是最有人格的人。我對卅二號病人的懺悔，難道有損於我的人格嗎？我並不是在懺悔我的人格喪失，我是在懺悔我的業務的過失。朋友，你完全誤會了。你如果讀過俄國醫生魏列沙益夫的著作，你如果讀過他的全集的第二卷醫師懺悔錄，我相信你非但不會興起這樣無謂的疑團，而且一定會深深地同情我的懺悔哩。

說起來我心裏還是懷着隱痛，卅二號病人已經與世長辭了哩。她的死，完全是因為我的緣故，完全是我活生生把她弄死的，我怎能不痛心疾首而深自懺悔呢。

你一定急着想知道究竟，那末，朋友，讓我來告訴你吧，真實的情形是這樣的：

當十二日的晚上我診治了廿四號病人以後，輕聲走進頭等病房去預備診治卅二號病人。那時候我不知道因了什麼緣故，眼前忽然現着幻象，覺得睡眠在柔和的燈光之下的不是病人而是你，我對於你的睡眠是從來不曾驚擾過的，我終於在迷糊的狀態中退出病房。——這情形是我在第一封信上曾經告訴你的。

第二天的早上，我還在牀上舒適地做着美夢，護士長汪小姐倉皇地走進我的臥室。「院長卅二號病人變了！她呼吸急促地喊醒了我。」

我霍地坐了起來，廢止了嗽洗的日課，急遽地奔進病房去。幾個護士正在手忙腳亂，值日醫師帶着一籌莫展的神氣在記數病人的脈搏。

病人不安地躺在牀上，顏面蒼白，呼吸急促，無神的眼光周視着室內的人，發出求救



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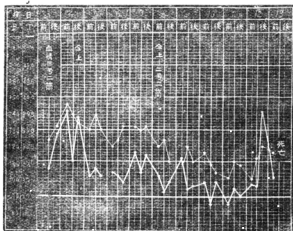
我走上前去，對她做了一個苦笑。按了按她的脈搏，脈象頻數，細軟而不整，竟如遊絲。腋溫攝氏三九·六度。檢視咽喉——啊，不得了，滿咽喉盡是義膜，並且包被了扁桃腺；這義膜已經由白色變成褐色，膜下的黏膜以及扁桃腺的顏色已經發紫，顯然已經成了潰瘍的現象。發出難堪的臭氣。扁桃腺腫脹得幾乎接觸着了。

這顯然是一「惡性白喉」的徵象，朋友，我的膽有點寒了。我深悔昨夜不曾加以診察，及時救護。如今是已經錯過了救治的適當時期了。

在萬般困難中，我依然為她注射了一針白喉血清。並且用手術切開了已經化膿了的扁桃腺。希望因此能夠挽回這危險的局勢。

十四日上午護士汪小姐的報告：

「……體溫三九·八度，脈搏一三六至，義膜一部分剝落，全喉間形成潰爛的病灶，呼吸促迫，雙目失神……」



重 症 白 喉 的 熱 型

這些都不是好現象，看來她是要被犧牲了。——當天下午，我又為她注射了一針白喉血清。

眼看着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將要犧牲在我的手裏，朋友，你可以想見我當時的悲痛的情景了。

不幸的事件終於在十五日的下午發生了。

病人不安地躺在牀上，顏色蒼白，呼吸困難，喉間有一種聲音在響，顯然的喉頭因為糜爛腫脹而阻塞了。這時候，整個的治療，完全踏上了救急之路。

於是立刻實行「氣管切開術」。

在手術室裏切開病人的氣管的時候，我的心非常恐怖，我的手不住地抖着。我自施行手術以來已經不知幾百次了，從來不曾像這次那樣感到恐怖過。原因很簡單，一方面感到內疚，一方面還是因為起了幻覺。

氣管是切開了，呼吸是無阻了，但是白喉的症象依然進行着，白喉桿菌所分泌的毒

素促起了她的心臟衰弱，雖然又為她注射了一針白喉血清，但終於在十七日的清晨與世長辭了。

這完全是我的業務上的過失。

朋友，你現在應該同情我的懺悔而疑團盡釋了吧？

附寄給你一張照片，是一個卅九號病人的稀見的「陰門白喉」的實例，那也是白喉諸徵象中屬



陰門白喉

於皮膚白喉的一症例。這樣一個症象也只注射了一針白喉血清，現在已經全治出院了。

——白喉血清的早期施用對於白喉的治療價值，真是大得不可限量啊。

不要多疑，朋友卅九號病人還只是一個年僅十六個月的小女孩哩。

祝你平安！

你的朋友七月廿九日

#### 第四封信

朋友：

這幾天上海的情形好多了，猖獗着的危險的白喉，經了公私機關的共同努力，現在差不多快要完全撲滅了。霍亂呢，至今還不曾發見真性霍亂的症例。倒是傷寒卻依舊很多，我們這裏現在還有傷寒病人收容着。

今日早上看報，發見一段驚人的記事，說廬山也發現了白喉，不知道是否事實？

白喉是危險不過的急性傳染病，朋友，你要特別小心，加意防範啊。

不要和白喉病人接近。日用的器物必須嚴格消毒。手指顏面等部必須常常洗滌清潔。少接見生客。少臨多人集合的公共場所。出外時不要忘記帶口罩……這些，務請你注意實行。

不要忘記注射白喉預防血清。——廬山醫院的盧醫師是我的朋友，你如果去找他，一定能夠獲得有力的幫助。

或者就請你立刻回來……有我在身邊，比較可以安心些。免得你一個人在廬山孤獨無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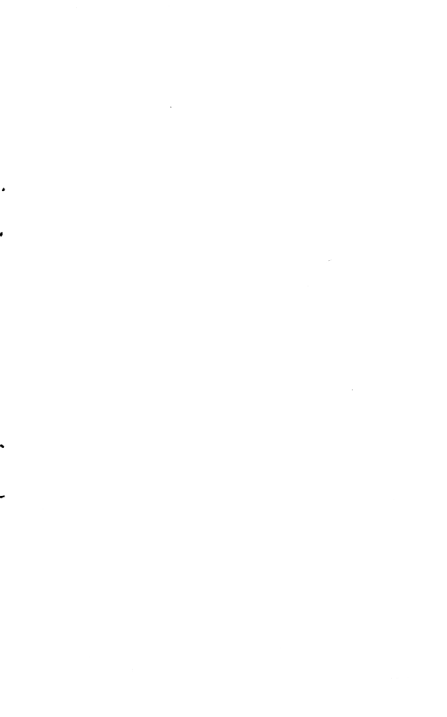
如果要我接你，那也使得，因為近來院務已清閒了許多，我暫時離開幾天也不要緊。一切候你的吩咐，朋友。

祝你平安！

你的朋友 八月五日

第五封信（電報）

「唐山醫院盧醫師轉××，佳電悉，準明晨飛盧接你。××，灰。」



# 不好聽的故事

——斑疹傷寒章



孩子們圍着我，要我講故事給他們聽。

我近來的心境不大好，尤其是這幾天。剛剛過了九一八，那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一二八又快到了，我怎麼還有心情講故事呢？想起了陶秦——孩子們的爸爸的死，我只有咬牙切齒地咒詛着戰爭的罪惡。要不是一二八的戰事，陶秦是不會死的。一二八給我帶來了無窮的不幸，陶秦死了，使我失卻了唯一的信賴；丟下這兩個無知的孩子——琴兒和慧兒，使我負起了無限的責任。從那一天起，我是被打進了痛苦之牢，直到現在——說不定直到永遠。

陶秦是想不到自己會死的，臨死的時候不曾留下一句應該怎樣教養子女的話，我只依從了自己的意思教養她們。孩子們怪喜歡聽故事，我就把從前在陶秦那裏聽來的

各式各樣的故事一個一個地講給他們聽；有時候自己編造幾個，好在孩子們只愛聽，好壞壞是不管的。

琴兒曾經幾次問起她的爸爸，說「人家都有一個爸爸，怎麼老是不見我們的爸爸呢？」可憐陶秦死的時候，琴兒才三歲，慧兒剛過一週歲哩。這樣年幼的孩子，那裏還會有爸爸的印象呢。但每當琴兒們問着的時候，我總是殘忍地禁止他們，兇狠地不許他們發問，常常被我譴嚇得哭泣起來……實在我怕提起陶秦，我是不敢喚起心頭的隱痛哩。

想起了陶秦，我記起了他的數算不清的好處，他不像時下的青年那樣，只顧自私自利，他的最大的好處是一心愛人，只要於人有益處，即使犧牲了他自己也是心甘情願的。這樣一個熱心愛人的人，卻給萬惡的戰爭坑害了！——天是沒有眼睛的。

想起了陶秦，我記起了我的訴說不盡的苦痛，陶秦是無可挽回地死了，留下我這樣一個孤苦無告的女子，為自己的生活，為子女的教養，我不得不努力奮鬥，投身在痛苦之淵，忍受着一切……

「怎麼啦媽媽！」琴兒發見了我的藏在眼眶裏的欲出又止的眼淚，驚奇地說，「你又在哭了！怎麼啦媽媽！快講故事給我們聽罷。」

「我愛聽小英雄的故事，媽媽，我愛聽小英雄的故事。」今年已經足五歲的慧兒毫不關心地嚷着說。

我懷念着孩子們的爸爸，陶秦的死前死後的一切，雖然過去快五年了，但在腦海中還彷彿是眼前的事。一向因為怕勾起了愁思才禁止孩子們發問的，今天卻因為陶秦的五週年快到而突然懷念起來。——孩子們既然纏着我要聽故事，我就趁機會把他們爸爸的死講給他們聽罷。

「孩子們！今天我要講一個並不好聽的故事。」我對孩子們說，「是關於你們的爸爸的。」

「爸爸嗎？好極了！」琴兒高興起來說，「我很早就想知道關於爸爸的事哩。」

「是一個英雄！」慧兒翹起他的大拇指幻想似地說。

「在五年前，」我開始敘述我們的歷史中的一件大事說，「你們的爸爸是一個印刷工人，我們住在寶山路。那時候的寶山路非常熱鬧，並不像現在那樣荒涼，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的高房子，巍峨地聳立着，那裏便是你們的爸爸的工作的地方。我也是那裏的工女。在距今九年前，你們的爸爸和我結了婚，我們同居在義品里十六號的亭子間裏。第二年生下了琴兒，第四年生下了慧兒。我們快快活活地工作着，和和平平地生活着，不論是鄰居或者朋友，沒有一個人不欣羨我們的美滿家庭的。」

「一二八的事件你們從學校的教師那裏已經知道得很詳細了吧，我們的美滿家庭就是給這一二八的事件打破了的。」

「一二八的前夕，爸爸把你們姊弟倆送到住在租界的朋友那裏去，爲的是這幾天謠言很多，深怕真的會出什麼事情，把你們小孩子嚇壞了。」

「一二八的夜半，勢難避免的戰禍終於降臨了，槍聲密密地響着，炮聲隆隆地轟着，

飛機在黑夜的天空裏札札地飛着，我們立刻被困在槍林彈雨之下了。

「寶山路一帶的居民，比較有身家的，在前幾天都已經搬走了，我們一則因為是窮人，沒有法子搬，二則總以為不會發生戰事的。誰知戰禍發生的當夜，不知從那一隻飛機上丟下了一顆燃燒彈，義品里忽然燃燒起來了。我們希望救火會能夠得知這個消息，立刻派員來施救。然而直等到天明，卻沒有人能夠施救。房屋被燒得格格地慘叫起來，空中像白紙上澆着黑水似的滿佈着黑烟。壓助着火的威勢，燃燒得愈來愈兇了，滿天紅光，一幢幢的房屋在每一個火焰裏倒塌下來。義品里是完結了，我們也就不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

「我們這一羣無家可歸的難民，男男女女，足有兩百多，小孩子卻很少，大概多半在戰前已經送到安全地帶去了。

「恐怖的黑夜過去了，接着便是恐怖的白天。在白天，我們辨別得出方向，馬路上沒有一個人，只聽見槍聲四面八方在響，我們想逃，卻不知道應該逃向那一方。許多架飛機

盤旋在天空，飛得很低，不時地丟下很大的燃燒彈，彈落屋上，總是一股黑烟，接着就是一陣大火。某一架飛機彷彿在和我們開玩笑，看見我們躲在馬路邊，特意在我們面前丟下一顆炸彈，轟然一聲，烟灰四起，把我們這一羣難民嚇得魂不附體。

「義品里」看燒完了，我們沒法存身，冒了險奔到對馬路天主堂的破屋裏去。那屋子雖然也已經沒有了屋頂，可是和正在燃燒着的「義品里」比較起來，這裏便成了我們的天堂了。

「我們這兩百多個無家可歸的難民，躲在這地獄似的天堂裏，像糞坑裏的蛆蟲那樣擠在一起，又冷又飢又怕又可憐。」

「第二個恐怖的黑夜，第二個恐怖的白天；第三個恐怖的黑夜，第三個恐怖的白天……日日夜夜只是可怕的槍聲炮聲炸彈聲飛機聲，以及可怕的燃燒着的火光。我們受飢耐寒，三日三夜，不得食，不得睡，沒有人來可憐我們，沒有人來拯救我們，我們真想求上帝來救救他的子民。」

「第三夜的夜半，外面響動着一些脚步聲，同時有一些硬實的東西，飛進來打在我的頭上，我們嚇得縮做一團，一聲不響。第二天的早晨，發見昨夜飛進來的是一些黑而且硬的麵包。我們真要感謝上帝，他使我們不至於餓死。」

「第四夜的夜半，天忽然下起雨來，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我們躲在沒遮擋的天主堂的破屋裏，除了四面的將要倒塌的破壁以及屋頂上還有幾檐破瓦以外，簡直如同住在露天一樣。除了這座天主堂以外，我們再沒有較好的避雨的地方。外面雨陣似的槍聲響着，裏面槍彈似的雨點下着，我們一個個被淋得像隻落湯雞。」

「我們不但肚飢，而且非常口渴，當下雨的時候，我們都張口仰天，承受雨滴，雨滴在我們的舌頭上成了甘露。」

「又飢又冷又疲乏，再加上混身的雨水，於是便有人病了。發冷發熱說胡話，沒處請醫生，無法弄藥喫，除了聽天由命，也就只是毫無補益地求求上帝罷了。有幾個熱昏了，猛然地爬起來，願意跑到彈雨之中讓槍彈來完結他們的生命。有幾個在迷糊中祈求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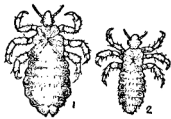
求上帝給他們死。

「滿心以為戰事不會拖延得長久的，至多三五天一定能夠結束，誰知一天一天地下去，只聽見槍聲炮聲飛機聲炸彈聲，只看見到處的火災，白天是滿天黑烟，黑夜是滿天紅光。

「我們一個星期沒有梳頭洗髮，每一個人的頭髮裏生滿了討厭的頭蝨；我們一個星期沒得更換衣服，每一個人的身上都生滿了可怕的衣蝨。這兩種蝨子，在平時是難得看見的，在這個時候卻變成了侵害我們血肉的暴徒，我們從炮火之下苟延下來的生命，將會給嚼人的蝨子奪去哩。

「上帝彷彿當真地眷顧了我們，把我們中間的幾個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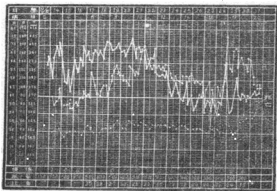
病患者的痛苦的靈魂收歸去了。這於人情上雖然是非常慘痛的，但於心願上卻如願以償了。——真實的，在這無窮盡的痛苦、悲哀、恐怖的日子裏過活，倒不如死了的好。



1 衣 蝨

2 頭 蝨





型的熱發寒傷

「一具一具的屍體橫陳着，沒法收殮，沒法掩埋，只得由他慘不忍睹地暴露着。」

「戰爭一天一天地持續着，沒有窮盡的時候，這其間，你們的可憐的爸爸也病了。起先是感覺疲乏，周身不舒服，並且覺得頭昏、背酸、腰痛；這在飢寒交迫的人本來是不算怎麼一回事；可是他突然發起熱來了。熱度發得非常高，而且惡心、嘔吐、嘔叫，常常咳嗽，臉色通紅；大概是熱度太高的緣故吧，鼻孔裏流血，說胡話。」

「在這個毫無辦法的境地裏，我的心真是痛苦極了，除了眼看着你們的爸爸的痛苦的掙扎以外，實在是一籌莫展哩。」

「槍聲炮聲飛機聲炸彈聲無日無夜地響着，你們的爸爸的病熱無日無夜地發着。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經過了四天，你們的爸爸的胸部忽然發見了淡紅色的斑疹。第二天斑疹已經佈滿了四肢和全身，並且斑疹的顏色全體變成了暗紫色，彷彿要流出血來的樣子，可是通紅的臉部卻一點沒有斑疹。」

「這是什麼病呢？你們的可憐的媽媽是不會懂得的。你們的爸爸有一個做醫生的朋友，就是我們現在常常去請他看病的費醫生，可是在租界呢，被困在戰場裏的我們，如何招呼得到呢！我們只有聽天由命！」

「你們的爸爸一天一天地病着，醫生又無法請到，心裏又驚恐，你們的媽媽的心真是完全碎了。你們想吧，你們的爸爸的熱度發得非常高，一天到晚說胡話，『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常常這樣夢幻似地嚷着，他的乾枯的嗓音拚命地響着，要勝過四面響着的隆隆的炮聲。有時候突然把嗓音放低下來，祈求甚至於哀求似地訴說着，『上帝，告訴我，爲什麼呢？爲什麼我們要在這裏受難呢？告訴我，上帝。』」

「誰能夠回答你們的爸爸的問題呢，除了使你們的媽媽心碎以外。」

「這樣無可奈何地一天天的挨着，差不多等死似地一天天的挨着。」

「大概是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吧，一清早，那聽慣了的炮聲忽然不響了，那一聲是密密的槍聲也變成稀疏起來，終於也成為無聲無嗅了。天氣非常晴朗，一切都變成如同平時一樣，只兩三架飛機在晴空無精打采地飛着。我們這一羣難民都奇怪起來，難道戰禍從此消滅了嗎？」

「有幾個人提議逃難，膽大的人贊同這個提議，於是丈夫背起病了的妻子，妻子背起病了的丈夫，……有勇敢有氣力的人，都站起來離開了這個地獄似的天堂。剩下的只是幾個餓得不能動顫的懦怯的老弱，和幾具慘不忍睹的屍體。」

「你們的媽媽也有勇敢逃難，幾次幾次站起來背負你們的病了的爸爸，可是我的氣力實在太小了，背不起已經病得不成人樣的你們的爸爸，沒有辦法，終於仍把他放平在地上了。這時候你們的爸爸的僵硬的舌頭在乾枯的嘴裏動着，放出一種低微的聲音，

刺痛了我的心：『你……你去吧……我……是不會好……的了，你就……丟了我……去吧……你……就去吧。』

『你們的媽媽始終愛着你們的爸爸，你們想吧，我如何能夠丟下心愛的人而自己逃命呢？要死一同死，我決意和一般老弱的人一樣留下了。』

『忽然聽見外面的靜寂的馬路上有人聲，車聲，彷彿很多很急，我們這幾個被留下來的難民的心又惴惴起來，你們的爸爸這時候忽然嚷起來，『讓我死吧，讓我死吧，』這聲音悽慘得任何人聽見了都會流眼淚。』

『這裏有人，這裏有人，』馬路上發出這樣的聲音，我們的地獄似的天堂裏，憑空發見了七八個人，一個人的手裏持着『紅十字會救護隊』的旗子，見了我們，也不說一句話，立刻手忙腳亂地攙扶我們走出了天主堂的破屋，塞進了他們預備着的救護車，『讓我死吧，讓我死吧，』已經在救護車裏的你們的爸爸還是這樣嚷着。

『他們不但救護了生活着的人，並且還將好幾具屍體裝進了另一個車子。』

「當汽車開動的時候，我的心茫茫然，不知道他們要把我們運到那裏去。偶然擡起頭來想看看車外的景色，發見車子正走過天后宮橋。」我們得救了，我們得救了，」無限的歡欣立刻充滿了全車。

「安頓好了你們的爸爸以後，我立刻去找費醫生，也不顧自己已經變得不成人樣。

「陶秦呢？費醫生一見就問。

「陶秦病了，我來不及訴說什麼，要求費醫生立刻出診。

「在費醫生的自備汽車裏我訴說着這一次的遭遇，以及你們的爸爸的病狀。

「情形有點不大好呢，費醫生聽取了我的敘述以後憂慮似地說。

「糟了，糟了，完全沒有辦法了，費醫生診察過了你們的爸爸以後說，「這是斑疹傷寒，而且不幸是出血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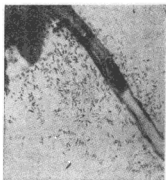
「我的頭彷彿被重物擊着了一樣，震動得非常厲害。

「還有什麼辦法嗎？」我哀求似地問。

「完全無救了，」費醫生宣告了你們的爸爸的死刑說，「斑疹傷寒雖然不是一種由傷寒桿菌傳染而成的腸傷寒，但一切的經過以及看護的重要卻都和腸傷寒差不多，所以只要看護得好是不一定會死的。如今陶秦在驚怖的狀況之下延誤了七天，而況又是嚴重的出血性的症候，就這樣造成完全無救的局勢了。」

「斑疹傷寒也是一種傳染病，傳染的媒介是頭蝨衣蝨之類的蝨子，在平常的狀態之下，這一類蝨子不容易繁殖，所以傳染的機會很少，一遇到戰爭，或是飢饉，人類被迫着度着非人的生活，頭蝨衣蝨之類的蝨子就乘機繁殖起來，猖獗起來，於是斑疹傷寒就在這種狀態之下流行起來了，所以斑疹傷寒又稱做「戰爭傷寒」或「飢餓傷寒」。如果在平時發見這病症，發病的所在地一定是一個不知道衛生的貧民窟或者是一個無法講求衛生的牢獄。」

「斑疹傷寒有幾個特有的現象：一開頭就是高熱；全身發現斑疹；在病的歷程中往往會因胸中苦悶而起來奔走；所以俗語又稱做「走頭傷寒」。」



桿菌傷寒斑疹的變態中發見

「斑疹傷寒是什麼東西在作祟，現在還不會知道，有人說也是一種桿菌，因為曾經在患者身上的蚤子的腸內檢查出來。不過是否就是這種桿菌在作怪，還沒法證明哩。」

「在斑疹傷寒病人的尿裏有時也會發見一種變形桿菌，我們稱牠為『*B*』，但這種桿菌是否就是病原菌，現在也還無法證實哩。」

「費醫生說教似地講述着，然而我卻一句也不會聽見，我只感覺着前途的渺茫和責任的重大。」

「翠兒慧兒呢？你們的爸爸在昏迷狀態中間着說，『我要見見他們哩。』」

「我立刻奔到朋友那裏把你們兩個孩子接了來。」

「關北的炮聲又復隆隆地響着，可憐你們的爸爸的靈魂就在這個時候脫離了軀」

殼，等不及見你們一面。

「你們的爸爸是真的上天堂安息去了，只留下你們兩個無知的孩子，和你們的可憐的媽媽。」

\*

我懷着悲思忍着痛苦把陶泰的死當做一個不好聽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卻並不希望他們會懂得這個故事的意義。

兩個愛聽故事的孩子靜靜地聽完了我的講述，不曾發問過一聲，而且不像平時那樣仰起頭，眼看着我，他們是越聽越把頭低垂下來，幾乎碰着了他們的酥軟的胸部，直到聽完也還是低垂着不接起頭來。

我用兩隻手托起了孩子們的頭，發見他們已是滿面淚痕，我覺得後悔起來，我為什麼要拿這樣的故事來傷他們的心呢？

「傻孩子，很好聽的故事哩，你們為什麼哭呢？」我現着笑容說。



「媽媽，」兩個孩子眼看着我，同時叫出來說，「你也在哭哩。」  
這時候我才發覺我也淚痕滿面。

# 不經見的電影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章

第三教室的長窗開着，窗裏張着黑色的窗簾，不讓白日的光線透漏進去。微風撼動着窗簾，微微地激起了黑色的波浪。教室裏電燈亮着，一排一排的課桌中間，錯雜地坐着一個個男的、女的青年。他們不像平時那樣地愛鬧，大家都安安靜靜地不談一句話，在等待什麼。黑板那裏張着一個白布的銀幕。在課桌的最後的牆邊，擺着一張半桌，桌上有一架放映機，從機裏放射出一道白色的光，照射在前邊的銀幕上。一切的佈置都如電影院一樣。

教室旁邊的關着的門「呀」地響了，老教授偷偷地走了進來。這位老教授是傳染病學的專家，他在這裏教課已經有了四十多年的歷史。他是用通俗的語言和方式來灌輸醫學知識的名手，從他的手裏獲得了豐富的傳染病的知識的門人，已經不知道有多

少。每一班學生都熱望着他，信仰着他。

「咳咳」老教授的慢性支氣管炎的症狀彷彿是與生俱來的，不曾開口，先來幾聲咳嗽。這咳嗽在他彷彿是已經習慣了的，而且像他的教授傳染病學的成績一樣，也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了。學生們靜候着他的名貴的講演。他並不像其他的教授那樣大踏步走上講壇，他只安詳地走到放映機前，先關滅了教室中的電燈，試了試放映機的燈光，全教室完全漆黑，銀幕上現着一個白的方塊。他試了以後，依然開亮了電燈。

「咳咳！諸位，」老教授的聲音從每一個學生的後面傳將過來，他一邊咳着一邊開始他的講述。「親愛的同學！今天同諸位研究一種可怕的傳染病，這種傳染病的名字叫做腦脊髓膜炎。炎症的狀態，咳咳！諸位在研究病理學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得很詳細的了，就是紅腫、痛、熱。這種現象發見在肺裏就是肺炎，發見在腎臟裏就是腎臟炎，發見在胃裏就是胃炎，發見在腸子裏就是腸炎，發見在腹膜上就是腹膜炎……依了這個理論，咳咳！所謂腦脊髓膜炎自然是腦脊髓膜發見紅腫、痛、熱的炎症狀態了。」



腦脊髓膜炎球菌

老教授的講演總歸是引人入勝的，雖然不斷地夾雜着咳嗽的聲音，學生們卻並不討厭，依然歡喜聽他的功課。

「腦脊髓膜怎麼會發生起炎症狀態來呢？咳！咳！」老教授故意提出一個問題，隨即自己解答這個問題，「這都是由於微生物的作怪；如果微生物侵入了腦脊髓膜，就立刻發起炎來了。使腦脊髓膜發炎的微生物是一些菌類，像鏈球菌，肺炎雙球菌，流行性感桿菌，結核桿菌之類。這些菌類的形態和生活狀況，咳！咳！以及他們侵害人體的情形，諸位是已經熟悉的了。所以丹毒的結果往往會發生腦脊髓膜炎，肺炎也往往會發生腦脊髓膜炎，流行性感胃和結核病也往往會發生腦脊髓膜炎；這都是因為這些菌類在某一個時候侵入了腦脊髓膜的緣故。

可是，咳嗽這些菌類所造成的腦脊髓膜炎都不是傳染性的，他們只是一個別的疾病。的。續發症，不是獨立發生的，如果沒有別的病，就決不會續發這種非傳染性的腦脊髓膜炎。

「那末，咳嗽能夠傳染的腦脊髓膜炎是什麼東西造成的呢？」老教授又設了這樣

一個問題，同時把一張玻璃片子插進了放映機裏，關滅了電燈，銀幕上現出了一幅圖畫。



抽取腦脊液的情狀

「傳染性腦脊髓膜炎就是這種東西所造成的，」他邊指着映在銀幕上的圖畫，解答他自發的問題，「這叫做腦脊髓膜炎球菌，咳嗽因為是腦脊髓膜炎所特有的。這種球菌侵入人體，不發別的疾病，專發腦脊髓膜炎。這種球菌所發生的腦脊髓膜炎，是有傳染力的，是很容易流行的，我們特別稱牠

做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這個標本是從一個正患着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病人的腦室裏抽出來製成的，所以，咳！咳！咳！要知道一個有腦脊髓膜炎症候的病人是否真正患着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只要從病人的腦室或脊骨裏抽出一些腦脊髓液來檢驗就能夠證明了。

——這種病菌是怎樣進到人體去的呢？咳！咳！咳！和別的傳染病菌一樣，一方面藉了空氣去直接傳染，一方面藉了衣褥、器物等等的接觸去間接傳染。牠的形態，咳！咳！咳！在現代雖然逃不過顯微鏡的透視，可是人終究是人，人不能夠一天到晚戴着顯微鏡過生活。人的肉眼是無論怎樣都看不見這種么微的生物的，因此，咳！咳！咳！這種危險的腦脊髓膜炎，直到今日還沒法使牠絕迹。牠的進入人體的門戶，是鼻腔，張口呼吸的人的喉頭也會成了牠的進身之路。腦脊髓膜炎球菌走進了黏膜以後，並不需要多少時候就侵入腦脊髓膜，牠的潛伏期，咳！咳！咳！只經過了三四天就發病了。」

這時候老教授撤去插在放映機上的玻片，換上了預先安排好了的一捲膠片。放映機開始札札地工作起來，銀幕上現着一幅活動的圖畫：一個大約六七歲的瘦弱的孩子

在人羣裏搖搖晃晃地擠來擠去，這一羣人彷彿都是勞動者，背景彷彿是一個貧民窟。

「腦脊髓膜炎最容易攻襲體質羸弱的孩子，咳！咳！」老教授說明這個畫面說，「尤其是貧苦兒童，因為他們的居處是陰暗而侷促的，他們的飲食是不潔而缺乏營養分的，他們的環境是惡劣而不衛生的，因了這些緣故，所以貧民窟或者人烟稠密的地方，做成了傳佈腦脊髓膜炎的市場。」

這時候，銀幕上的畫面已經換了一個鏡頭：瘦弱的孩子在自己家裏，正和他的貧苦的父親和母親，營養不良的哥哥和姊姊同喫晚餐。一桌的人都像餓狗那樣拚命攝食，獨有這個孩子呆呆地守着飯碗，並不想喫東西，顯出十分倦意的樣子而且屢屢用手去按着頭部，表示出患有頭痛的情狀。顯然的，這個孩子將要生病了。

「腦脊髓膜炎的前驅期的症狀往往不很顯著，咳！咳！」老教授繼續說，「至多不過像這個孩子那樣有一些不安、倦怠、頭痛、背痛或者惡寒等等輕微的前驅病象罷了；雖然也有惹起嘔吐的，但並不是腦脊髓膜炎所必有的現象所以在前驅期中的腦脊髓膜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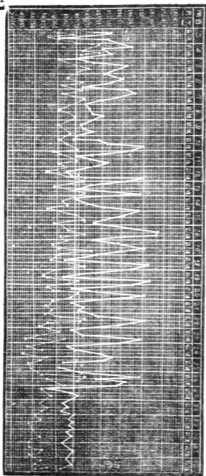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患者的癱瘓狀態

實在是不容易診斷出來的。即使早期的抽取腦脊髓液來檢驗，也檢驗不出來的。遇到這種情形的時候，咳！咳！我們得先看一看現在是不是腦脊髓膜炎的流行時期和這裏是不是腦脊髓膜炎的流行地域，如果是，首先應該疑心到這也許就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前驅症狀，而應該早期的施以治療或防範了。否則，咳！咳！實在無法確定哩。」

活動的畫面又在改變花樣了，現在這個孩子突然從凳子上跌倒下來，這大概是因為頭眩的緣故，一跌到地，立刻就哀哀地哭起來，哭得非常傷心，因為他自己也已經覺得身體很不舒服，而且頸項彷彿有什麼東西纏住了似的，覺得不能夠俯仰自如。母親把他抱起放到牀上。母親剛直起身，孩子就起四肢僵硬的現象，母親

嚇得怪叫起來，和父親商量，結果去請了一位專以榨取平民血汗爲生的推拿醫生來。這時孩子已經停止了癲擊，眼睛呆呆地定着，面部完全失卻了表情意識已經瀰瀰，形成了癡呆狀態。一任那位不識病的推拿醫生逼身推拿，不哭也不響。等到那位推拿醫生去了



腦脊髓膜炎熱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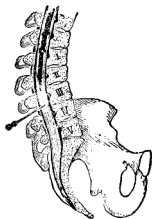
不久，這個孩子又極聲起來了。

「一般的病人，咳！咳！大都貽誤在沒有常識，亂請醫生亂喫藥，以及亂做種種近乎迷信的事，是很容易誤事的。腦脊髓膜炎是有細菌在作怪的急性傳染病，咳！咳！絕對不是推拿等等的技術所能夠奏效的。你們看這個孩子，腦脊髓膜炎的症狀已經明顯地暴露出來了。這時候如果抽取腦脊髓液來檢驗，一定能夠證明出來的。咳！咳！」

畫面上出現了一位醫生。他看見了孩子的現象，心裏已經估算到八九分；靜待極聲靜止以後，從皮包裏取出一支檢溫器，插進孩子的肛門裏，不一回，取出來就着燈光，察看器上所指示的溫度。檢溫器被鏡頭放大起來，大得像一根庭柱。清楚地看見水銀柱昇到攝氏三九·八度的刻度上。

「這個孩子是有點危險了，發這樣高的熱，因了腦症狀而惹起極聲現象是應該的了，咳！咳！腦脊髓膜炎攻進了腦脊髓膜以後，腦脊髓的軟膜就發生了化膿性炎症，在腦表面是前部和中部的溝和血管的部分特別著明。咳！咳！在脊髓，則特別著明於後部你

們在學習病理解剖的時候，一定能夠把這些部位辨認出來的。在病理解剖的現象，患腦脊髓膜炎的病人的軟腦膜，咳！咳！總是現着充血及浮腫而使膜質混濁；而且因了化膿的腦脊髓液的膨脹，會使壓力增大，而致腦室擴張，惹起腦水腫的病象的。」



醫生從皮包裹取出一件密封着的

情形注射針來開除了封誌，使孩子側臥着，在他的腰椎骨縫間把針頭刺了進去，緩緩地把脊髓液抽取出來。注射針又被鏡頭放大起來，而且畫面上染着顏色，在針管裏的完全是帶着黃色的膿樣的稀薄的液體。

畫面上又換了一個鏡頭，出現着比實體大幾倍的顯微鏡，醫生的兩隻手忙亂地動着，顯微鏡的接眼鏡那邊，出現了一隻醫生的眼睛，漸漸銀幕上展布着一幅細菌的圖畫，

一幅在開始時就給大衆觀察過的圖畫。

「雖然現在已經能夠利用顯微鏡來證明腦脊髓膜炎球菌，但是，咳！咳！即使已經證明了腦脊髓膜炎，也依然沒有辦法只好讓病狀自然經過，只能在絕望中希望他憑藉了自然的力量戰勝病魔，會有僥倖的轉機。雖然現在還可以咳！咳！應用腦脊髓膜炎球菌血清注射於皮下，靜脈內，脊髓內，腦室內等，但這種血清要早期應用，纔能確實有效，等病象進行到無可救藥的時候，即使應用了也難期確效的。所以你們將來，咳！咳！有機會去服務社會的時候，對於疑似腦脊髓膜炎患者，不要忘記早期的施用血清，因為腦脊髓膜炎球菌血清不但可以治療，而且還可以預防哩。」

幕上的醫生忙着救護的工作：從皮包裏取出消毒器來，取出注射針來，取出血清來；把注射針放到消毒器裏，消毒器裏灌加了水，燃了酒精燈，酒精燈發着青色的火焰，火的舌頭貪戀地舔着消毒器，消毒器裏的水不久便沸騰起來，熱氣變成了盛怒的莽漢那樣直往外衝，又彷彿一朵朵的白雲從消毒器裏吐露出來，繼續上騰，消失在空氣裏。過了些

時，醫生蓋熄了酒精燈，輕輕地揭開消毒器的蓋，用錘子鉗起注射針，小心地裝置停當，然後拿起盛血清的小玻璃瓶，用鋸子鋸斷了瓶頸，把注射針頭塞進了瓶口，把針後的活栓漸漸地拉出來，瓶裏的血清立刻被吸到針管裏，針管裏吸滿了血清，小玻璃瓶裏的血清卻漸漸不見了。——這現象，有點像蚊蟲吮吸人血的情形一樣。

醫生把握住吸滿了血清的注射針，走到病孩的牀前，仍舊用了剛纔抽取脊髓液那樣的方式，注射針頭敏捷地刺進了腰椎，輕輕地壓着活栓，滿針管的血清漸漸都壓入了脊管。——孩子動也不動一動，彷彿不會知道有注射血清這麼一回事。

醫生勸他們立刻把孩子送到隔離病院去，因為腦脊髓膜炎是要傳染的。

孩子的父母很頑固，不肯聽從醫生的話。

醫生收拾好了用具，匆匆地出門去了。

——我已經說過，注射腦脊髓膜炎球菌血清固然是治療腦脊髓膜炎的唯一妥善的方法，然而施用得太遲了是不大會有效效的。咳！咳！你們看，這孩子顯然已經到了無可救

藥的時期，雖然這位醫師替他注射了血清，我看是已經成了徒然的事。把他送到隔離病院去，倒是十分必要的，個人的死活其實還是一件小事，咳！咳！把他完全隔離了使腦脊髓膜炎球菌不能夠利用病人去傳染給健康的人，去危害社會，這意義就大而且遠了。

「你們中間也許會有人在想：腦脊髓膜炎患者雜在一般人中間，固然有着絕大的危險，但是到了隔離病院去，難道就不會傳染給在隔離病院裏工作着的健康的人嗎？這固然不能夠教你們不這樣想咳！咳！因為你們不會到過隔離病院；那一天我們有與一同到隔離病院去參觀一回，就多少可以解答你們的疑問了。因為第一，腦脊髓膜炎最容易侵襲孩子，尤其是生活在不大衛生的環境裏的孩子，咳！咳！隔離病院裏工作着的人，不論是醫師，護士，甚至於工役，他們至少都是成人，成人是比較不容易感染的；而且這種場合，自然是不至於不衛生的。第二，咳！咳！隔離病院裏對於殺菌消毒的工作是非常注意而且嚴厲執行的。所以一個傳染病患者雖然在隔離病院裏無救了，但是因了嚴厲的殺菌消毒的工作，就會把傳染的機會完全防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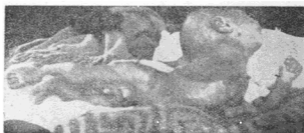
「這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你們在這些畫面上已經看見了：這個罹病的孩子，不論在安靜的時候，或者在煩躁的時候，甚至在意識瀰濁的時候，咳！咳！他總是屢屢伸起他的小手去按他的頭部，這證明了腦脊髓膜炎球菌侵入腦膜以後惹起了劇烈的頭痛，想藉了手掌的按捺，去減少頭痛的程度。」

老教授說着說着，依據了銀幕上的畫面，講述了非常清晰的而且通俗的解釋。

畫面上的事蹟不斷地進行着，這時候門外走進來一個人，大概是他們的親戚，他顯着慫促的樣子，一走進門，便把門「嘭」的一聲關上了。因了關門的響聲，躺在病牀上的孩子突然震醒了，又發作起極變來了。

「腦脊髓膜炎患者最怕聲響，不要說像這樣大的響聲，就是較小的聲音也會激起極變現象，加給病人以許多痛苦的，這是因為咳！咳！腦脊髓膜炎球菌侵及神經的緣故。腦脊髓膜炎患者不但怕響，而且怕光，如果有較強的光射到患者，也會激起極變現象的。所以，咳！咳！對腦脊髓膜炎患者的看護，第一要注意為病人造成適宜的環境，要設法避免極





腦脊髓膜炎患者的角弓反張

種音響和光線，因為痙攣的現象越多，對本病的豫後越是不良的。」

這一回的現象，顯然有點不好了。孩子的痙攣並不鬆懈，反而厲害起來，頭儘往後仰，腳儘往後伸，而脊骨卻儘往前挺，把全個身體攀成一張弓的樣子，久久反張着，樣子非常痛苦。

「這就叫做角弓反張，咳！咳！是因為腦脊髓膜炎球菌這時候已經佔據了全脊髓，刺激着反射神經，因而造成了這樣慘苦的現象。」

銀幕上忽然出現了一個熱鬧的場面：門外來了一輛當地衛生機關派來的救護車。這是先前那位醫師去請求來的：對於急性傳染病，醫師有報告衛生當局的義務。幾個

穿白衣戴白帽的護士擡了一張救護架牀推進門來，並不向誰招呼，奔到病牀前，把還在發着角弓反張現象的孩子搬到救護架牀上，擡出門外，塞進救護車，「武武」地開去了。

「這是一件十分應該的事，」老教授讚美這一個事蹟說，「一有病就該自動送到隔離病院去，咳！咳！不要等到衛生當局來煩勞，這纔能夠真正有撲滅病菌，杜絕傳染的希望。」

孩子被擡走了以後，孩子的父母不要命似地傷心地哭着，孩子的哥哥和姊姊也跟父母一樣地哀哀地哭着。許多人在勸，卻越勸越哭得厲害，父母哭得幾乎死去活來，哥哥和姊姊也哭得幾乎死去活來。

不幸的事件又在這不幸的環境中發生了：大家正在哭成一團糟的時候，孩子的纔十歲的姊姊忽然停止了哭聲，大家以為她哭累了，就讓她休息一下。是她母親第一個發見她的心愛的女兒目定口呆地坐着，顏色蒼白，彷彿要病倒的樣子。母親的重創的心，又因驚恐而突然尖聲怪叫起來，在這叫聲中，女兒受了這聲響的感應，摔倒地上，也像她的

弟弟一樣發起極度的現象來，立刻把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傳染病真危險啊，這女孩顯然地也感染着腦脊髓膜炎了，咳嗽是因了感傷而誘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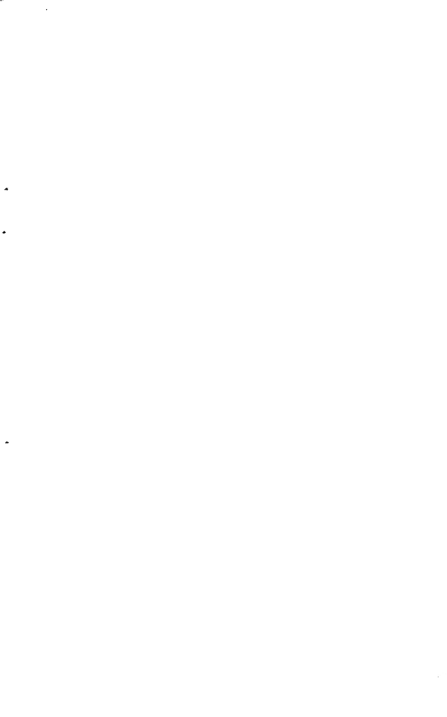
這一回父母彷彿已經覺悟了，立刻雇了車子，送女兒進隔離病院。

「這樣還好，咳嗽！」老教授讚美着說，「如果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常識和信念，那末，我們對於撲滅傳染病的工作一定能夠完全順利而且完全有效哩。」

父母把女孩送到隔離病院的時候，院裏的護士告訴他們，說他們的兒子還沒有車到院門，在半途上就死去了。於是父母們又號啕痛哭起來。——雖然只是映在銀幕上的一些影象，也不由人不由了交織着同情和恐懼而戰慄起來。

「患到了腦脊髓膜炎，還是爽快地死去了的好。咳嗽！」老教授多少帶一點悲感說，「即使幸而把生命保留了，也是終身遺留着全身或半身不遂，聾啞，癡呆等等病象，而使終其身得不到一點人生幸福的。」

銀幕上忽然現着一片白光。放映機上的膠片已經旋轉完結了。「噓噓」的下課的鐘聲剛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校役們拉開了障着長窗的黑幕，自然的光線射將進來，每一個人有着新鮮的感覺。老教授關滅了放映機的电燈，連連咳了幾聲，安詳地走出了教室。學生們高興地擠出了第三教室，立刻又擠進了第九教室預備着聽下一堂的功課。



鬼城大會

——鼠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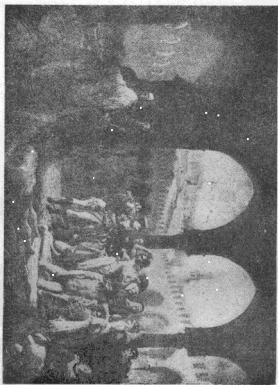
據說鬼世界的情形也和人世間一樣，是「物以類聚」的。枉死者住在枉死城，產死者住在血污池，……無類可聚的死者就雜居在鄂都城。

自從一八九四年法國的耶辛氏和日本的北里柴三郎氏於同一個時期裏在某一種傳染病人的血液和淋巴腺中發見一種非常短小的桿狀菌，同時研究出這種桿菌繁殖滋生於鼠類中間，使鼠類患這種疾病，蔓延成疫，更因跳蚤的媒介，把鼠疫菌從鼠身上帶到人體上這一個事實以後，大家纔知道在鄂都城住着的雜色鬼等中間，有着因鼠疫而死的鬼。

鄂都城裏的鬼大施檢舉，竟然檢出一大批。

於是大家建議建造一座鼠疫城，實行物以類聚。

法國大風疫期拿破崙醫院耶拉薩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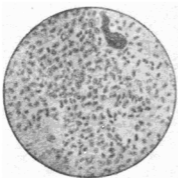
鼠疫城不知道建造了多少年，在建造中，鼠疫死者一年年地增加起來，數目增加得非常多，鄂都城幾乎容留不下了。

城終於造成了，揀了一個全世界的囚日舉行移鬼禮。

鬼山鬼海，在場的都是鼠疫死者，沒有一個另外的來賓。

大家推舉了一位第一個因鼠疫而死的德高望重的鬼老兒做主席。

「我是一個無名的疫鬼，」主席站起來說，「我也不願意人家知道我是誰。總之我是感染鼠疫而死的。當我患病的時候，診治我的醫生斷不定是什麼病，連這是一種危險的傳染病也沒有人知道，因為在我以前沒有人患過這樣的病。我死了不知道若干年，人世間纔漸漸知道這是一種危險的疫病；直到一八九四年，人世間纔知道這疫病的因由。感謝上帝的啓示，感謝科學的恩賜，我們今日纔能夠建立起鼠疫城，纔能夠集合同病相憐的鬼聚居在一起。看吧，這數算不清的羣衆，都是我們的族類。我們從今是聯合起來成爲一城之鬼了。」



鼠 疫 桿 菌

末葉，這可怕的鼠疫又發生起來，時起時伏，到處流行，雖然耶辛氏和北里氏發見鼠疫菌和牠的巢穴，哈夫克氏發明了預防及療治的抗毒菌苗，可是直到如今，鼠疫還不曾從人世間絕迹。

「今天我們有機會從萬民中間選出來集在一起，從此永遠集在一起，而且我們的族類必會一天天地繁盛起來，這是上帝的意思，

「鼠疫這病症在人世間發生的記錄，如果拿耶穌誕生做標準，那末在耶穌誕生之前，人世間已經發生過四十一次鼠疫，這就是說，從我個人的死起，到耶穌誕生的時候為止，這可怕的鼠疫在人世間已經發生過四十一次，從耶穌誕生以後到一七三〇年為止，又共發生了一百五十四次的鼠疫，過後曾經沈寂了差不多兩個世紀，直到十九世紀的

我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願今天的聚合成爲希世的盛會，願今天的儀式成爲永遠的紀念。

「我們不能夠辜負這個盛會，願我們在場的兄弟姊妹能夠站立起來說一說我們各個鬼當時感染鼠疫的情狀和經過，我知道也許是各不相同的，這是非常莊嚴而且十分有趣的事。」

主席坐了下來。

第一個從擠着的鬼羣中站起來的是一個年纔十歲的孩子。

「感謝上帝，」那個孩子走到講臺上說，

「我是剛患鼠疫而死的新鬼，恰巧逢着這樣的盛會，不勝榮幸之至！我是黑龍江人，我的父親是做工的，我們全家靠着父親的工資過活，



鼠 疫 患 者

我們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我患病的時候，自己並不會感到怎樣的痛苦，我正在院子裏嬉耍着，突然覺得頭痛，腰酸，坐立不安，精神萎靡，身體上感覺到一陣熱，體溫就昇高起來。接着我的腹股溝及腋窩部的淋巴腺很大地腫脹起來，而且全身腫硬，到處疼痛，不上三天，我就死了。我死的時候，我的父母還不知道我患的是什麼病，其實這是很可怕的鼠疫。東北本來是鼠疫容易流行的地方，自從去年（一九三二）九一八的動亂以後，防疫設施稍微弛廢了一些，於是鼠疫就乘機而起了。」

看見了孩子的大膽的態度，聽見了孩子的簡單明瞭的言辭，聽衆齊聲拍起掌來。

第二個站起來的是一個高身材的壯漢。

「剛才那位孩子所報告的是鼠疫中的腺鼠疫的一型態。」壯漢說，「腺鼠疫的傳染經路是皮膚，鼠疫菌抓住了損傷的皮膚面作為進攻的門戶，立刻攻進了附近的淋巴腺，在淋巴腺裏繁殖起來，使腺體發生固有的出血性化膿性腺炎，隨後鼠疫菌從淋巴腺竄入了血液，跟着血流侵害到全身的淋巴腺，使所有的大大小的淋巴腺都腫脹起來，

並且因了腺周圍發炎的緣故，起皮膚浸潤，發現水腫樣的腫脹，於是另一方面使咽喉發現水腫而致窒息，一方面使心臟麻痺而終歸於死亡。

「我患的鼠疫不和這位孩子一樣。我是一個鞋匠，我生長在山西，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家鄉。大概是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吧，有一天，我正在製一雙女鞋，突然發作一個寒戰，立刻覺得身體發起熱來，不久就發作咳嗽，甚至呼吸促迫，有一點氣喘的樣子，胸部苦悶，心跳得很厲害，而且感到胸痛。我不舒服地躺了下來，請了一位醫生來診治。醫生以為我患的是肺炎，給了一些止咳的藥，並且在我的胸部，厚厚地敷貼了消腫膏。然而並沒有見效，而我的全身卻青腫起來。咳嗽出來的痰裏，有着大塊的血。我自己知道情形有點不大好，果然，我只在牀上躺了三天，就死了。」

那壯漢報告完了他的病狀，走下臺來的時候，臺下的聽眾也是一陣擊掌。

第三個站起來的是一個矮胖子。

「剛才這位壯漢所患的是鼠疫中的肺鼠疫的一型態，」矮胖子說，「肺鼠疫雖然

也有由皮膚損傷而傳染的，但是主要的傳染經路卻是呼吸道，就是因了吸入了肺鼠疫患者咳嗽出來的飛沫而被傳染的。這裏有一個有力的證明：在我們中間有一位醫生，他在死前幾天，隨着伍連德博士參觀華北的一個醫院，醫院裏有一個發熱咳嗽很厲害的病人，這位醫生不會料想到那個病人患的是可怕的肺鼠疫，貿然走到病人的胸前去聽診他的肺部，就在這一剎那的時間裏吸入病人咳嗽出來的飛沫，不上幾天，這位醫生也照樣患起肺鼠疫來而終於無可如何地死亡了。因為鼠疫菌雖然拿人類的淋巴腺做大本營，而血液肺臟等等也是牠所願意佔有的地方，所以肺鼠疫患者咳出來的痰裏非但有血，而且含有很多的鼠疫菌；因此之故，肺鼠疫患者咳嗽時候的飛沫，傳染的能力很強哩。肺鼠疫患者的肺部往往會呈顯出肺炎的徵象來，如果在流行的初期，粗心的醫師是頗容易誤診的。

「至於我所患的鼠疫的情狀卻和剛才起來報告的兩位又有一些不同。在初起的時候，有一點像腺鼠疫，然而淋巴腺卻並不厲害地腫脹起來，全身疼痛的情形也並不十

分厲害。依了突然寒戰，發攝氏三九乃至四十度的高熱的情形看起來，卻有一點像肺鼠疫，然而卻並不感到呼吸困難，而且也不咳嗽。祇是一發病就感到極度的全身困憊，同時皮膚及黏膜很快地現出血斑。不到兩天，就現着虛脫的症狀而死了。」

矮胖子的報告也受到了一陣掌聲。

第四個站起來的是一個

女鬼。

「我覺得有點慚愧，」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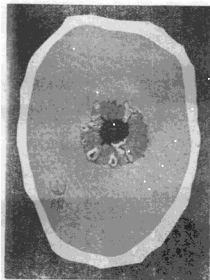
鬼羞澀地說，「我對於疾病的

知識實在太少了，我不能夠像

剛才兩位那樣清楚地指出前

一位患者是屬於那一個類型

的病症，我也從來不曾明白過



鼠疫癩

鼠疫是什麼東西。直到我患病死了以後，才彷彿聽見人說我患的是鼠疫。鼠疫有這麼多的型態，我還是在剛才聽了幾位的報告才知道的。

「我是一個健康婦女，我所患的鼠疫不同於各位所患的，我幾乎以為不是鼠疫，真的，在當時，誰會相信我是被鼠疫害死的呢？我是健康婦女，當發病時，也不發熱，也不頭痛，並且也不感到全身倦怠，只在某一天的晚上，當我脫衣就寢的時候，我發覺自己的肚皮上有一個豆粒般大的帶青紅色的小腫塊，在那個帶青紅色的小腫塊上彷彿有一粒疹子似的，稍微有一些癢，隨手抓了幾下，並不留心牠就睡了。第二天那小腫塊上現出了一個水泡，不久這水泡就破了，流出一種溼潤的漿液，隨手用一點棉花揩去了，並不當作一回事。誰知竟很快地潰爛起來了，形成一個拳頭般大的大潰瘍，底腳依然是帶青紅色，而潰瘍的邊緣卻成了堤狀隆起，彷彿這邊緣是另外堆上去似的。從這時起，我的全身感到不舒服起來，潰瘍周圍的淋巴腺腫脹起來，淋巴管也起了炎症，到處都感到疼痛。從此就一刻厲害一刻，這潰瘍差不多要把肚皮爛穿了。可憐得很，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死了。」



這女鬼的說話雖然是吶吶然羞澀地彷彿不敢說出來，然而聽衆們卻還是靜靜地聽她講完，並且也還報答了一陣掌聲。

在掌聲復歸靜寂以後的講臺上，出現一個嘴唇上留着一撮小鬚的矮子。

「ワタクシハイシヤマス」那個矮子一開口大家就知道他是一個日本鬼，於是立刻選選了一個懂得日本話的來做翻譯。

「我是一個醫生」翻譯者譯出那個矮子的講述說，「我雖然並不死於鼠疫，卻曾感染過鼠疫。我對於鼠疫的各種型態，知道得很多。剛才那位矮胖子患的是鼠疫中的血鼠疫的一型態。所謂血鼠疫，是以迅速地呈顯出來敗血症的證候爲特徵的。血鼠疫的鼠疫菌侵入的經路，雖然也和腺鼠疫差不多，可是血鼠疫患者的淋巴腺卻不像腺鼠疫患者那樣腫脹得非常厲害，而敗血型的鼠疫菌的毒力非常旺盛，牠很快地竄入血中，肆其繁殖，牠所分泌的毒素，很快地使心臟發生麻痺，病勢較急激的，僅只幾個鐘頭，就發生心臟麻痺而死去了。因爲死亡得這麼快，這一型態的鼠疫，又稱做電掣鼠疫。」

「那位婦女患的是鼠疫中的皮膚鼠疫的一型態，而這型態的鼠疫特別稱做鼠疫癰。鼠疫癰的鼠疫菌雖然也由皮膚侵入，牠卻不發腺鼠疫，不發血鼠疫，而只在皮膚上發生病灶，形成皮膚鼠疫，而起難治的潰瘍。其實皮膚鼠疫在鼠疫的各種型態中要算是較輕微的了，如果全身症狀，漸趨良好，則潰瘍面也會發生肉芽組織，蔽以皮膚而至全愈的。」

「皮膚鼠疫的鼠疫菌除了由皮膚侵入以外，也能夠從黏膜侵入而發生特有的症候。如果鼠疫菌從眼結膜侵入，則也會像淋病菌侵入了眼結膜那樣發生起膿漏眼樣的急性結膜炎來；牠和膿漏眼的症狀不同的地方，就是同時並見眼瞼周圍部及顏面皮膚的水腫樣腫脹，以及頸淋巴腺的鼠疫性腺腫，而發鼠疫所固有的全身症狀。而且如果把分泌物在顯微鏡下檢查起來，膿漏眼則見淋菌，鼠疫的急性結膜炎則見鼠疫菌。」

「我是北里柴三郎的助手，一八九四年我跟着北里氏出發到香港去，因為那年香港正鬧着鼠疫。那時候大家雖然已經知道鼠疫是從鼠類傳染而努力着撲滅鼠類，可是傳染鼠疫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那時候還沒有人知道。藉了北里氏這一次的詳細調查和

研究，終於在鼠疫患者的血中發見一種短桿菌，證明這菌就是鼠疫的病原體。隨後有一位法國的醫生耶辛氏到香港來，他也是來專門研究鼠疫的，他在鼠疫患者的淋巴腺中也發見一種短桿菌，和北里氏在病人血中所發見的是一樣的。於是殺人如麻的萬惡的鼠疫的病原體，在兩位研究者的顯微鏡下，完全無可逃形了。

「然而鼠疫菌怎麼會進到人體去的呢？在先前幾位的報告中都不會提及，這裏趁機會說一說：

「鼠疫本來是鼠類間的傳染病，鼠類間的傳染的經路是有兩條：一條是生活的鼠吞嚥了因鼠疫而死的死鼠而被直接傳染的，一條是鼠身上的跳蚤嚥吞了病鼠的血，再去嚙咬健鼠而被間接傳染的。因為跳蚤是傳染鼠疫的媒介，於是人類被捲入鼠疫的漩渦了。跳蚤從病鼠身上攜帶了鼠疫菌，跳到人體上來，嚙咬肌膚，就這樣造成了可怕的傳染經路哩。

「在當時，雖然大家已經知道鼠疫菌的本態，以及傳染鼠疫的媒介物，因而撲殺鼠

類，穢滅跳蚤，希冀減少疫癘，可是對於鼠疫這一種病症，依然沒有辦法，如果被傳染到了，除了等死以外，也只有等死而已。

「直到一八九七年，鼠疫在印度的孟買一帶蹂躪着印度的人民，哈夫克氏以為鼠疫患者的死，一定是由於鼠疫菌所分泌的毒素的緣故，於是他以大無畏的精神，製成一種鼠疫桿菌的抗毒菌苗，做預防及救治鼠疫的要藥。——這種菌苗聽說在人世間已經在普遍地應用了。」

「從此人類或將藉了這種菌苗的救助而逃脫那可怕的厄運了吧。」

像春雷一般的掌聲起自臺下，用以報答這個名貴的講述。

沈寂了約摸十五分鐘，不再有什麼鬼自願起來作一些任何報告，這時候，主席才笑容滿面地站了起來。

「謝謝各位講述者，謝謝各位聽衆。」主席鞠躬如也地說，「在這個希有的集會中，我們獲得了關於鼠疫的種種知識。我們雖然悲愴於我們過去的無救，可是我們應該慶

幸將來的鼠疫患者的能夠出離險境。我們固然希望我們這個鼠疫城的居民會很快地繁盛起來，可是這究竟有點枉死之嫌，我們並不願意入世間的人類枉拋他們的生命。

「我忽然記起世界各國幾次幾次的鼠疫大流行的慘象來，我的眼前立刻湧現了許多幅死亡枕藉的悲慘的圖畫。——我就把那些悲慘的故事隨便講述一些出來，用來結束今天的悲壯的集會。」

「自從威震世界的十字軍凱旋以後，蹤跡所至，不幸把可怕的鼠疫帶進了英國。一三三八那一年，英國的人民，差不多有一半屈伏於這個可怖的鼠疫的茶毒之下，在一年之內，差不多死去了二百萬人。當時的人民，一個個都驚恐萬狀，城市的居民，凡是趕得及遷居的，大家逃避到鄉村裏去；然而還有什麼用處呢，鄉村裏也一樣有鼠疫流傳着哩。」

「單說城市的慘狀吧：

「一家屋子裏發現了一個鼠疫患者，大家便都驚恐地逃散開來，關閉了病屋的門，掛一個木牌在病屋的門前，無可奈何地在木牌上寫着『上帝憐憫我們』的字句。」



鼠疫的慘狀： 1554年巴黎大鼠疫人民死亡枕藉

「公家馬車馳騁於道上，車夫高聲地喊：

「『攆出你家的死人！攆出你家的死人！』」

「於是男男女女的屍體，從門口，從窗口，迅速地被擲出來，用馬車運去裝入於特製的大棺材中，舉行埋葬，有不能盡行裝入的，則在地上挖一個大坑，堆積了萬千具屍體，然後蓋上一層泥土，就這樣被掩埋了。

「可怖的鼠疫，每次每次使城市冷落，商店閉戶，到處瀰漫着無人照護的死屍的惡臭，全市變成了無人居住的荒場。

「鼠疫不但吞滅着無辜的人類，還且吞滅着無辜的狗類，狗因為無人供養，為飢餓所迫，出而吞嚼屍體，於是狗也傳染到鼠疫而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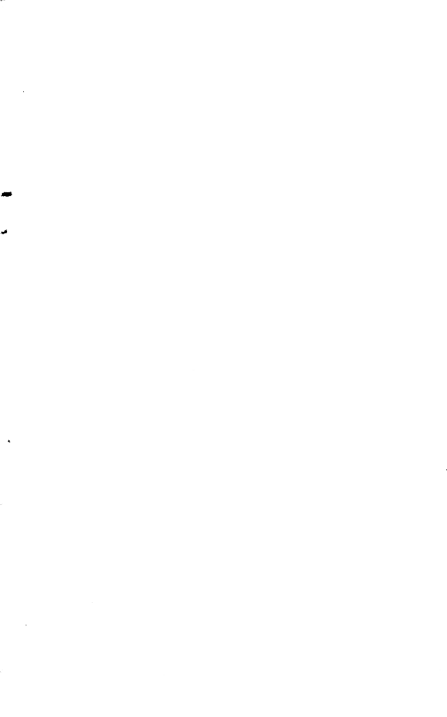
「十字軍時代鼠疫這樣地猖獗着，十六、七世紀的伊利沙伯及查理第一這兩個王朝的時代，鼠疫也還是這樣地猖獗着，不單在英國一五八四年法國巴黎的大鼠疫也是空前的慘劇，不單是法國，人世間的各國各地在各個時代裏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二三

百次的鼠疫，每一次都呈露着慘不忍觀的悲慘的情景……呵，我簡直不忍說下去了。」

說着，主席悲痛地坐了下來。

全場的聽衆在嚴肅的情景中散了會。





急壞了爸爸媽媽

|| 猩紅熱章

1  
[……5864 1311 4016 6643 2931 4532 5391 7456]

浩若接到一個電報，不知道是誰拍來的，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看了看拍發的地方，卻是他寄託着身家和生活的上海。

浩若開始疑慮起來。

「上海是誰拍的電報呢？除了我的家庭和任職的公司以外，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公司公司爲什麼拍電報來？我這次來北平，就是爲了公司裏的公事，有密令嗎？——不會的。」

浩若猜不透這個啞謎，在否決了是公司方面拍來的以後，念頭忽然轉到自己的家庭上來。

「難道是我的家裏拍來的電報嗎？——家裏爲什麼要拍電報？」立刻找來了一本電報書。

「前面一定是受電人的地址和名字，我應該從後頭翻上來，這樣可以先知道是誰拍來的電報。」浩若這樣想時，立刻就注意到這個電報的末一字碼。

「MAG——馬。」他從電報書裏翻着這個馬字的時候，心裏又狐疑起來，他在上海沒有姓馬的朋友，究竟是誰拍來的電報呢，他從新翻到了「MAG」，躍入眼簾的依然是一個馬字。

「電報應有拍發的日期，這馬字也許是韻目吧。」這樣想時他立刻翻了翻案頭日曆。

「是昨天發的電報吶，」他欣然地自語着，又看了看電報紙上記載的日期和時刻，

「十八點卅七分，真快，昨天下午發的電報，今天一早就送到了。」

於是浩若繼續調查末第二字。

「5391——英」他的手開始戰抖起來，難道是他的妻子競英拍來的嗎？他用着他的戰抖的手去翻查4552這個字碼，固然適如所料的是一個競字。

競英？她爲什麼拍電報？這個名字在從前每次都使他感到愉快和安慰，如今卻使他混身發抖，感到不安。他把戰抖着的身體倚着桌角，用着他的戰抖的手，急急翻動着電報書。

「2931——歸，6343——速」他的眼前一陣昏花，現出了許多他永遠不會忘記的美麗的臉龐，難道她的唯一的妻子出了什麼亂子嗎？那末爲什麼拍電報召他回去呢？他瘋狂似地翻動着電報書，甚至連書頁都撕破了。

「4016——病，1311——子，5304——芳」以下便是浩若的名字和地址。

芳子是浩若和競英的唯一的女兒，雖然以下還有芳子的妹妹敬子和敬子的弟弟

山郎，但父母的愛芳子，有甚於她的弟妹。芳子是一個年才十六歲的可愛的少女，她的聰明和伶俐，學校的教師們都器重她。這次浩若起程的時候，芳子和她母親送至車站，依依惜別的情景在浩若的腦海裏還清楚地映着哩。

「芳子病了？芳子患的是什麼病呢？芳子的病礙不礙事——回去這樣遙遠的路程，如何能夠立刻回去呢？」雜亂的思潮在浩若的腦海裏起伏着。

「航空」浩若終於找到了一條迅捷的路，不顧一切地飛回去了。

## 二

家裏沒有人。

敬子和山郎在學校還沒有回來。

二房東說何師母已經陪着芳子姑娘住到濱海醫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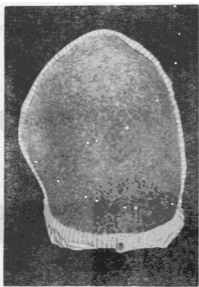
浩若忽然記起了方醫師。

方正是浩若的幼年的朋友，自小學以至中學，都在一個學校裏讀書，這機緣使他們成了莫逆之交。中學畢業以後，浩若進入了商界，他的朋友考入了醫學院，從此就分道揚鑣了。

如今他的朋友正在擔任着濱海醫院的主任醫師。這一次芳子她們的住院，一定是很有照應的。

浩若的懸懸的心放寬了一些，走出來跨上了直達濱海醫院的街車。

「你來得正好，浩若，」  
方醫師一見了面劈頭就說，  
「令愛的病是不緊要的。」



濕紅熱發疹

「是什麼病，」浩若急想知道病情。

「猩紅熱——」方醫師若無其事地說。

浩若的眼前立刻映現着一個遍體通紅的女兒。

「——是輕症，完全不要緊的。」方醫師又輕描淡寫地添了這麼一句。邊談邊走，自然地走進了芳子的病房。

競英從芳子的牀沿立了起來，先做了一個苦笑，接着便是兩行熱淚。

芳子躺在病牀上，從她的枯燥的喉間滾出了一聲「爸爸」以後，也就哭了。

浩若呆呆地站着，莫知所措。

「完全不要緊的，為什麼哭呢？」方醫師的聲音衝破了沈悶的空氣，「爸爸回來了，是應該歡喜的。」

於是歡樂和安慰重又裝飾着各個愁苦的臉。



## 三

「是一天的早晨，芳子起牀的時間比平日遲，競英追述芳子發病的情形給浩若聽，「我催她起牀，說學校快上課哩你要遲到了啊。芳子卻告訴我昨夜睡得不好，今天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頭有點痛，喉間覺得乾燥，嘴裏感着苦味，身體疲軟得沒有精神。我以為又是月經來潮的先兆了，並不注意她。那天芳子一整天在學校，回家以後也並沒有覺得怎樣，只是身體疲軟得更沒有精神，僅僅吃了半碗晚飯，很早就上牀睡了。」

浩若靜靜地聽着競英的訴說，芳子也在靜靜地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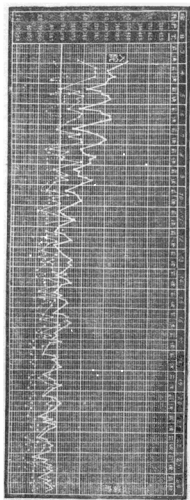
「第二天的早晨，天剛亮，芳子喊醒了我，告訴我說她覺得有一點熱，而且喉間覺得有點痛，要我起來替她看看喉間有沒有異樣。我起來替她看看，喉間倒沒有什麼異樣，只是紅得很厲害，並且兩顆扁桃腺似乎大了一點；熱呢，因為家裏沒有檢溫器，不知道發到多少度，摸摸她的額角，是可以證明有一點熱度的。」

「芳子依然起牀，仍舊想上學校去，因為這幾天的功課很吃緊。可是她在洗臉的時

西。候，她察覺她頸間的皮膚粗糙得異樣，從妝台的鏡子裏看見彷彿是一些疹子之類的東西。

「媽媽，」芳子喊我，「頭頸裏是什麼東西？」

「我走近去看，她的頸間的確散佈着一些紅色的疹子。」



「我擔心芳子會發瘡子（麻疹），因為芳子雖然已經十六歲了，但是那必須發的瘡子卻還不曾發過。因此我教她仍舊睡着，學校裏託敬子去請了病假。可是大約到十一點鐘的時候，芳子的手臂上也發現了紅疹，細察這種疹子的顏色和形狀，卻並不像我們所習見的瘡子，而且非但呈現着一顆顆的紅疹子，連皮膚也紅起來了。

「忽然記起從前在學校裏上衛生課的時候教師曾經講起過有一種傳染病叫做猩紅熱，彷彿記得牠的病狀是全身發着紅疹。急從塵埃堆積着的破書箱裏找出從前的講義來翻看，越看越使我擔心起來。——芳子的病狀越看越像猩紅熱。

「你又不在家，我一個女人家會有什麼主張呢！我急得沒有辦法，找幾個鄰居商量商量，大家都說應該請個醫生來看看。於是我立刻雇了汽車，把芳子送到對我們看熟了的秦醫師那裏。

「這一次秦醫師有點不老實，他並不明確地診斷出芳子患的是什麼病，只說也許是猩紅熱，最好打一針能夠預防兼治療猩紅熱的血清。我問他要化多少錢。他說藥本是

四十元，手續費是五元。」

「爸爸爸爸！」芳子忽然喊起來說，「那個秦醫師說打一針見不見效還不知道，如果不見效，還得打第二針第三針哩。」

「可不是嗎，四十五元錢一針，」競英接下去說，「家裏沒有那麼多的錢，如果三針五針不見效，那不是非常倒霉的事嗎？因此我就改變計劃，且先回來了再說。」

「在歸途中，我的心非常焦急，如果真是猩紅熱，那是會傳染的，萬一敬子和山郎都被傳染了，我一個人如何應付得了呢。」——忽然想起了你的朋友方正先生現在濱海醫院做主任醫師，他也許能夠有助於芳子，於是立刻招呼汽車夫直開濱海醫院。

「幸虧到了這裏來。經了方醫師的細心診察的結果，說是一種並不十分要緊的輕症猩紅熱，只要遇到的看護，也能夠自然地痊癒，不一定需要血清。」——

「爸爸爸爸！」芳子又叫喊起來，「我差不多已經好了，你看，有幾處地方已經在脫皮哩。」

「——然而我那裏放得下心，我終究是一個女人家，從來不會經過大事，而且芳子是你的心愛的女兒，所以千思萬想，終於在住院第四天的晚上拍電報給你了。」

「再說籌錢的事，也得你回來了才有辦法哩。」  
競英拿等錢的事來結束了這一段講述。

浩若深深地感到了安慰，卻又深深地感到了責任。

#### 四

「猩紅熱是怎樣生成的？」浩若問他的朋友。

「猩紅熱是一種傳染病，」方醫師解釋說，「是直到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形態的



猩紅熱的皮膚落屑

微生物的病原體在作怪，那種病原體會存在於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中，所以病人的血液、眼淚、鼻涕、痰，以及皮膚的落屑，都有傳染的能力哩。」

「那末猩紅熱是怎樣傳染的呢？」

「猩紅熱的傳染經路是靠著接觸這一個機會的。牠有點像白喉的傳染經路一樣，直接是利用了空氣把病毒傳染給鄰近的人，間接是憑藉了病人動用過而未經消毒的衣褲、器物、玩具之類去傳染給他人的。」

「這種病症，無論什麼人都有被傳染的危險嗎？」

「當然咯，不過和年齡是很有關係的，兩歲乃至五歲的小孩最容易感染，未滿一歲的孩子及四十五歲以上的成人就比較的不容易感染，而二十上下的青年也是最有感染猩紅熱的可能性的。」

「怪不得芳子會患起這種病症來——不過怎樣就會知道患的是猩熱紅呢？」

「初期的診斷頗不容易，因為發病的開頭和麻疹、風疹、水痘等症的病象相像，也是

喉痛，發熱，甚至惡寒，戰慄而至於嘔吐——不過一到發疹期，就很容易鑒別清楚了。如果在發疹的皮膚上用鈍端的針刻劃字畫，能夠顯露出清晰的劃紋，久久不退，這也是確定猩紅熱的一個有趣的診斷。

「聽說猩紅熱除了注射血清之外是沒有什麼可靠的治療法的，是不是呢？」

「那也不盡然，注射血清固然是現代最新最可靠的治療方法，但可借藥價太貴了，不是一般的病人所能夠負擔的。依我的意見，如果不是兼有併發症現象的重症猩紅熱，只要依從了合法的看護，也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索性請你詳細地說一說猩紅熱的一般的症狀和一般的經過吧。」

「猩紅熱感染了以後的潛伏期是兩天至七天。發病的前驅期是一般的感到頭痛，惡寒，咽頭有灼熱感，嚥下食物的時候喉頭感到疼痛，發熱，頸淋巴腺腫脹起來，熱度愈發愈高，有高至攝氏四十度以上的；如果是小孩子，在這個時期裏往往會有全身搖擗的現象。這種病象經過了半天乃至一日以後，便走進了發疹期：先是頸部發疹，漸漸胸部，漸漸

軀幹，漸漸四肢，終於佈滿了全身；但有一個猩紅熱所特有的顯著而有趣的現象：頤部及口脣周圍，完全不見一顆疹子，別的部分都因為發熱發疹而使皮膚通紅，獨有頤部及脣部卻完全成爲蒼白色，彷彿有點像舞台上化了裝的小丑。發疹的時期，一般的經過兩日乃至四日，在這時期裏，病人的扁桃腺腫脹得非常厲害，喉間痛得不能嚥下東西，舌面白膩而漸至無苔，味蕾突起，像楊梅刺，形成覆盆子舌，熱度更加高漲，一切的危險，便發生在這個時期。如果經過良好，此後便漸次退熱，至發病的第九日乃至十一日，便漸次降至常溫，而進入於恢復期。在這時期扁桃腺淋巴腺等等的腫脹，都漸次消失，皮疹也漸次褪色而乾萎，依了發疹部位的先後，開始落屑，所以恢復期又



落屑皮膚



稱做落屑期。這種落屑，有的像糠枇，有的竟成膜樣脫落，牠的傳染力很強，如果這時候不  
加注意，不嚴格隔離，牠的危害社會的機會就多而且烈了。」

「芳子現在正在脫皮，如此說來，我們就不應該接近她了。」

「能夠不去接近，那自然是好的。不過像你們年齡較大的人，比較的不容易感染。倒  
是年幼的孩子是應該注意隔離的。」

「像芳子那樣，要經過多少日才能出院呢？」

「要看膚屑脫落的速度如何而定。非至疹發過的皮膚的膚屑完全落盡了不能出  
院，通常是四個星期，但也有不止四星期和不足四星期的。」

「依你說來，猩紅熱只要看護得好，是不會有危險的了。」

「那也不然，牠會附帶着發生許多想不到的病症，有的發生口峽炎而至於懸壘垂  
(小舌) 因潰爛化膿而爛斷；甚至還會因了化膿性的口峽炎而引起化膿性中耳炎，終  
至於耳聾的。有的因為熱度過高，心動加快，釀成了心臟衰弱，或者因而惹起了心臟機能

的障害以至發生危險的。有的會因了熱度過高而引起肺炎或肋膜炎的。有的會使腎臟發炎的……這些都是猩紅熱的併發症，人的生命常常會犧牲在這種併發症裏。——大概一兩歲的孩子患到了猩紅熱，終歸是因多吉少的。」

「那末一般的治療法是怎樣的呢？」

「猩紅熱是危險的傳染病，所以一定要住醫院，隔離治療。如果在家裏，也應該使健康的孩子遠遠地避開。病室要廣闊。空氣要流通。限吃流動食物。常常用硼酸水、雙氧水、氣酸鉀水等嗽口。如果發現了口峽炎，應該用硝酸銀溶液塗布。熱度過高時，應該用冷溼布纏絡，或者給些退熱藥。發現心臟衰弱時，給些酒類或強心劑。如果想縮短病歷，則注射連鎖狀球菌血清，有時也會奏效。在恢復期落屑時，皮膚上常常塗敷些扁桃油或凡士林，以減少落屑的傳染機會。如果病勢來得兇險，那就沒有什麼確有把握的治療方法了。」

「猩紅熱患過了一次，會不會再重患呢？」

「猩紅熱通常是有免疫性的，患過一次，終身即不再感染，但是也有例外而感染至

好幾次的。」

「那末有沒有預防法呢？」

「強壯自己的身體，增進自然的抵抗力，使不易感染，這是預防方法的第一要義。常常清潔口腔，注意飲食物，遇流行的時候預先注射連鎖狀球菌血清。不要接近……」

「我一定不會感染猩紅熱，」在門外竊聽了許久的競英，這時候衝將進來說，「因為我的身體十分強壯哩。」

方醫師嚇了一跳，浩若也嚇了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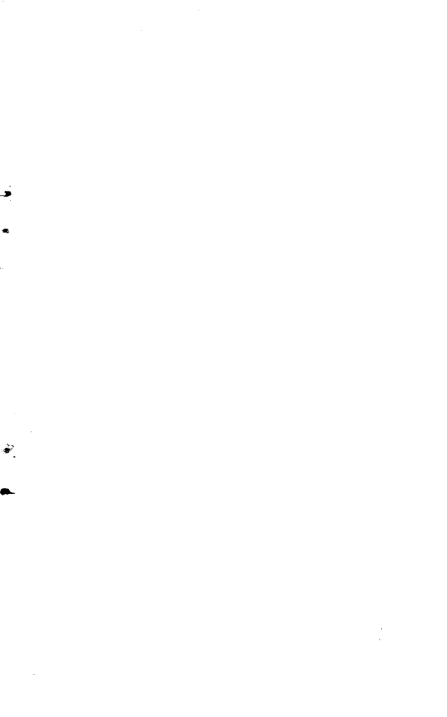
看清了是競英以後，浩若笑了，方醫師也笑了。

## 五

在醫院裏足足住了五個星期。

在出院的前一天芳子寫信給兩星期前重赴北平的父親，報告膚屑業已完全落盡，

預備明天出院了。信裏還寫了許多感謝方醫師的話。



# 法定傳染病概要

|| 附錄一

## 一、霍亂

霍亂是一種傳染病，是流行於夏秋之間的急性的病症。政府對於這種病症，特頒法律，規定為「法定傳染病」。所謂法定傳染病，就是對於這類病人必需依法與健康人嚴格隔離的意思。

霍亂構成於柯和氏發見的霍亂菌。

霍亂菌發育滋生在腸裏。

霍亂的傳染經路是嘴；從嘴喫進了霍亂菌。

傳染霍亂的媒介：蒼蠅，食物，蔬菜，水。

霍亂的症狀：急劇的吐瀉。

霍亂的預防：注射霍亂菌苗，勿飲生水，勿喫蒼蠅叮過的食物。

## 二、傷寒

傷寒是差不多一年四季流行着的傳染病，特別盛行於春秋兩季。是法定傳染病之

一。

傷寒構成於柯和氏發見的傷寒桿菌。

傷寒有好幾種，所發的病象雖然大致相同，而牠的病原菌是截然不同的。

傷寒菌發育滋生在小腸裏。

傷寒的傳染是經口的。

傳染傷寒的媒介：蔬菜，水等。

傷寒的症狀：持續的發熱。



傷寒的預防：注射傷寒菌苗或血清，謹慎飲食。

### 三、痢疾

痢疾是流行於夏秋之間的傳染病。是法定傳染病之一。

痢疾有兩種，一種構成於雷喜氏發見的原蟲，一種是構成於志賀氏發見的桿菌。

另有一種疫痢，是專門侵害小兒的，牠的病原體也是一種桿菌。

痢疾病原體發育滋生於大腸。

痢疾的傳染是經口的。

傳染痢疾的媒介：蔬菜，水等。

痢疾的症狀：腹痛，瀉痢，裏急後重，便血。

痢疾的預防：注射痢疾血清，注意飲食。

#### 四、天花

天花是一年四季流行着的傳染病，特別盛行於春秋兩季。是法定傳染病之一。

天花構成於一種濾過性病原體。

天花是可以藉了空氣傳染的。

傳染天花的媒介：空氣，風，器物等。

天花的症狀：滿身疱疹。

天花的預防：接種牛痘。

#### 五、白喉

白喉是一年四季流行着的傳染病，特別盛行於秋冬之間。是法定傳染病之一。

白喉構成於克萊勃氏發見雷夫勒氏證實的白喉桿菌。

白喉桿菌發育滋生於黏膜。

白喉的傳染經路是接觸。

傳染白喉的媒介：患者的飛沫，患處的義膜，患者動用過的衣褥器物等。

白喉的症狀：發熱，喉痛，咽腫，扁桃腺肥大，義膜潰爛等。

白喉的預防：清潔口腔，注射白喉血清。

## 六、斑疹傷寒

斑疹傷寒是發生於戰爭或飢荒狀態之下以及不衛生區域的傳染病。是法定傳染病之一。

斑疹傷寒構成於一種濾過性病原體。

傳染斑疹傷寒的媒介物是頭蝨衣蝨之類的蝨子。

斑疹傷寒的症狀：發高熱，發斑疹發精神狀態等。

斑疹傷寒的預防：努力講求衛生，滅除蝨子。

七、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一年四季流行着的傳染病，特別盛行於春冬之間。是法定傳染病之一。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構成於衛雪兒朋氏發見的腦脊髓膜炎球菌。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利用了空氣，用具等等而傳染的。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症狀是頭痛，發熱，腦脊髓膜炎，頸部僵硬，知覺消失，極聲。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預防：帶用口罩，注射預防血清。

## 八、鼠疫

鼠疫是一種特殊的傳染病。是法定傳染病之一。

鼠疫構成於耶辛氏和北里氏發見的鼠疫桿菌。

鼠疫傳染的媒介物是跳蚤，牠從疫鼠那裏把鼠疫桿菌帶到人體上來。鼠疫的症狀有種種型態，如腺鼠疫，肺鼠疫，血鼠疫，皮膚鼠疫等。鼠疫的預防：滅除鼠類，滅除蚤類。

## 九、猩紅熱

猩紅熱是一年四季流行着的傳染病，特別流行在秋冬之間。是法定傳染病之一。猩紅熱構成於一種濾過性病原體。

猩紅熱是利用空氣和器物等等傳染的。

猩紅熱的症狀：發熱，全身發紅疹。

猩紅熱的預防：帶用口罩等。

國立同濟大學醫前期展覽會

目錄二

武漢是全國聞名的國立大學，牠有着醫學院和工學院兩個學院，成績非常可觀，今年是開濟大學醫學院創立二十九週年，在舉行紀念的當兒，醫學院的前期同學特地發起一個展覽會，把歷年的成績，陳列出來，分闢「解剖館」，「生理館」，「動物館」，公開展覽。一方面顯示着二十九年來苦心研究所獲得的成績，一方面來着這個機會給人們明瞭醫學基本教育的內容。這是一個頗有意義的舉動。在如今鬧着「新醫與舊醫孰優孰劣」的爭執的中國，這一種展覽是不可多得而且是必需的，展覽的日期原只有五月二十日一天，後來因為實際上的需要，又於五月二十四日再公開展覽一天。

五月二十四日是一個晴明的星期日，下午一點半鐘，我們搭了淞滬支線的小火車

直抵吳淞。到吳淞去看同濟大學的「醫前期展覽會」。同濟大學的位置在吳淞車站的正北，距離不足一公里，我們浴着和風，踏着輕塵，信步前去。

\*

「拉你們看死人去！」

「拉你們看死人去！」

黃包車夫生意興隆，追隨着一羣參觀者不絕地嚷着。

一聽見「死人」這個詞兒，聯想起種種恐怖的情狀，不覺毛骨悚然，一連打了幾個寒噤，彷彿縮回了一個季節。

「死人有什麼好看呢！上海人的心理真參不透！」

「你不信嗎，將來還會給你死烏龜哩！」

幾個正在工作的農夫，停了鋤頭，半帶譏諷地在批評這不經見的熱鬧。參觀的人真多，擠滿在大學的門口。





最先看到的是解剖館。

\*

門前懸着一個扁額，「解剖學展覽會」

六個大字以及周圍的花邊，完全是用人的肘骨、腿骨、肋骨、頭顱以及脊骨等等的死人的骨骼組成的。本來是十分可怕的東西，但經了這樣的美術化的安排和組合，反而覺得非常好看，把我們心裏預感着的或種恐懼刷除淨盡了。

室內陳列着人體解剖的種種實體、標本、板型、圖畫以及有關於解剖的書籍。依着各個系統，依次的排列着。

骨格部系分陳列着自頭顱骨乃至趾骨的各式各樣的屍骨，並繪圖說明其在人體的位置與作用。其間有一副纏足的骨格，自腓骨乃至趾骨由腿聯成一個整個的形態，自髌骨乃至趾骨的各個骨體，都已變成畸形。骨質很新鮮，是剛從屍體截下而削除了皮肉的。從這副骨格，使我們想見死者生前的脚小伶仃的那種可憐的姿態，因而想起摩登女士們穿着高跟皮鞋的脚骨，將來也多少會有點畸形吧！

肌肉系部分陳列着咬嚼肌、二頭肌、三角肌、平滑肌、腹肌、橫隔膜等等，幾乎完全是實體組織，是已經割裂了的一塊一塊的屍體，並且還陳列着一具已經剝去了皮、挖去了臟腑僅存骨格包被在肌肉裏的整個屍體。在每一個陳列品旁邊，還附有各該實體的圖畫，詳細說明牠的構造與作用。

呼吸系部分陳列着喉頭、氣管、肺臟、肺泡，剝去了肺葉組織的枝氣管，以及附屬的甲狀腺的實體、標本、模型與圖畫。模型的構造和實體的組織對比起來是完全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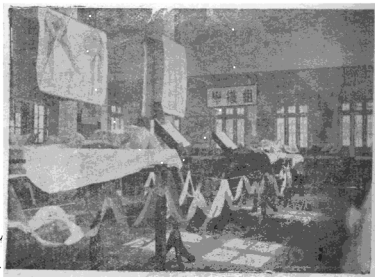
消化系部分陳列着口腔、胃、結腸、小腸、大腸、直腸、空腸、盲腸以及屬於消化系的各種

腺體的實物、標本、模型和圖畫。要不是本來知道這裏是人體的解剖館，幾乎會疑心是走進了豬肉莊，因為這裏的各個陳列，幾乎完全和從豬腹裏挖出來的東西一樣的。

循環系陳列着心臟的實體、血管的模型以及血液運動的圖畫。

泌尿生殖系陳列着腎臟、膀胱、睪丸、卵巢、生殖器等等的實體、模型和圖畫。

關於組織學方面，陳列着幾十架顯微鏡，每一架顯微鏡裏顯示着



人體組織的一種染了色的標本，把人體的祕密，明晰無遺地暴露出來，還給人們窺見了不經見的精蟲的形態和卵子的構造。

以下就是腦以及眼、耳、鼻、舌等等的陳列，並且還有人體胎產經過的各種模型以及三個完全成熟的胎兒的屍體。

全室除分系的陳列以外，還依了實際的需要，陳列着六個屍體。同濟醫學院的男女同學，穿着白色的衣服，分佈在全室，擔任着指示、釋疑和解說的任務。看他們把各個屍體玩弄着，把各種臟器從屍體的胸腔和腹腔內拉出塞進，彷彿虹口小菜場裏牛肉攤上的夥計，完全不以為是一具死屍，而這死屍已經完全變成他們的知識的工具了。參觀者在這時候，也被他們那種無畏的精神所感動，全神貫注着找來知證，絲毫沒有恐懼的觀念。

### 其次是生理館。

生理館的情形和解剖館完全不同。解剖館陳列着死的組織，生理館卻陳列着活潑

有趣的生理現象。牛乳的勃郎氏運動哪，腸裏的生活細菌哪，氈毛運動哪，血液的循環現象哪，心動現象哪，神經的傳導機能哪……大都是利用了生活着的青蛙來證明的。我們在顯微鏡下，從蛙的腳蹼和肺葉看見了血球怎樣在血管裏流動；從蛙的顎上皮膚看見了氈毛怎樣運動；並從一只截去了下頰而翻身躺着的蛙的顎上看見一小團棉花被氈毛漸漸推進去的實驗。此外還陳列着各式各樣的儀器：肺活量計哪，血色計哪，血壓計哪，心動儀哪，呼吸儀哪……而且在另一個心動儀上陳列着一只剖了腹把心臟拉出來吊在儀器上的青蛙，蛙的心臟一縮一張地動着，儀器上便畫出心動的記錄。——各種儀器的構造和作用約略如下：

肺活量計是個搪磁製的圓筒，上部中央有孔，孔中插一個金屬管，管底接着一個浮筒，浮筒的大小和遺器的內緣差不多，金屬管上刻着刻度，這刻度表示含氣量的立方厘米數。外面下邊有一個小孔，接着一根橡皮管，人把吸入肺內的氣，從橡皮管吹入器內，因為器內有水，空氣無從洩出，浮筒便升起來。浮筒上升，中間的金屬管也就跟着升起來，升

到何度爲止，便知道這個人的肺的活量是多少。要知這個人的肺活量適當與否，只要和他的身長除一下，從這個除法所得的商數就可以明白。普通男子的商數是十八，女子是十二，孩童是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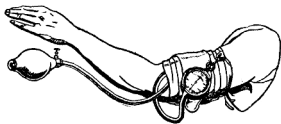
血色計是把類似血色素成分的顏色印在一張紙上，依了紅色——血色的濃淡，挨次地一條一條地排列着，每條旁邊標記着百分比的數字，在每條顏色的中間，鑿着一個圓孔，是用以對驗血色的。在測驗血色素的時候，用刺血針在你的中指尖上刺取一滴血液，吸收在吸水紙上，拿到血色計的每一條的圓孔中對驗，你的血色和某一條的顏色完全一樣，那就知道你的血色素的百分比了。

血壓計陳列着的有兩種，一種用水銀柱的高度來計數的，一種用指針來計數的，都另外有一只氣囊及一只打氣用的小皮球。使用的時候，把氣囊搏在上膊，然後捏動小皮球，把空氣壓進囊裏，一方面用手按住脈膊，待氣壓打至捫不見脈搏的跳動爲止。這時候，水銀柱或指針的指度都很高。然後旋動氣囊上的活栓，使氣囊裏的氣壓漸漸減低，水銀

柱或指針的指度，也就隨着漸漸減低，至第一次脈搏重復能夠捫覺的時候，水銀柱或指針所指的度數，便是那個人的血壓數。普通人的血壓數是八十度至一百二十度，超過這個度數，便是血壓過高，血壓過高的人，會有中風等等的危險的。

心動儀有一副像聽筒那樣的器具，那是傳達壓力的氣室，把這器具緊貼在頸動脈上，脈搏的跳動就由室中氣壓的一張一弛，傳達到描記器，使之在塗有烟煤的面能自轉的金屬圓筒上，刻劃出心動的波形曲線。此外描記器上還有一個計時裝置，所以從這個心動儀上，不但可以看出心動的正常與否，而且還能看出心動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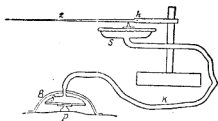
呼吸儀的構造和心動儀差不多，不過壓在頸動脈上用的器具卻稍稍改變了形式



血 壓 計

其次是動物室。

\* 佳……彷彿每個人都變成了這陳列室裏的展覽品實驗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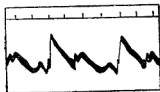


心動儀的構造原理 P, 針; K, 橡皮管; S, 氣室; H, 支點; B, 固定裝置; Z, 描記筆。

而壓在胸部。因了呼吸的張縮，這儀上也是清楚地刻劃出時間和呼吸的圖畫來。普通成人的呼吸數每分鐘在十六次至二十次。

參觀的人看見這種種的儀器和種種的實驗，興趣盎然，大家都願意親身來試驗一下，於是測驗肺活量哪，

測驗呼吸哪，測驗血壓哪，測驗心動哪，並且還刺出血來觀察色素哪……某人肺量不足，某人血壓過高，某人心臟有病，某人血色不



心動曲線 尺度長時間(秒)



當我們走到室門的時候，門前張着一個「時間已過，下次請早」的字條，使我們無緣看見動物室裏的名貴的陳列，覺得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

\*

人體的構造非常複雜，生理的現象十分奇妙，但因了一次完備的展覽，詳盡的說明，便能夠使我們了然於胸，完全窺透了人體的祕密，洞澈了生死的意義，改正了錯誤的觀念。科學的發達必然有利於人羣的幸福，這個展覽會就明顯地告訴我們了。

中國醫學有着幾千年的歷史，當然自有他存在的價值，只是徒憑三隻手指，診斷一切，未免太主觀了一點。我們看了這次展覽會，更深深地感覺到中醫的缺陷。

我們希望這種展覽會不僅當做紀念似的展覽一天兩天，要天天公開展覽，並且希望全國各都市各地方都有這種展覽會舉行，使全國的民衆都有機會觀察人體的祕密，接受科學的恩賜。並且更希望不僅僅是生理解剖的展覽，還要有病理解剖的展覽，使民衆也能夠知道些病原和病象，這於公共衛生的推行上，一定有相當的助益的。